魏文毅公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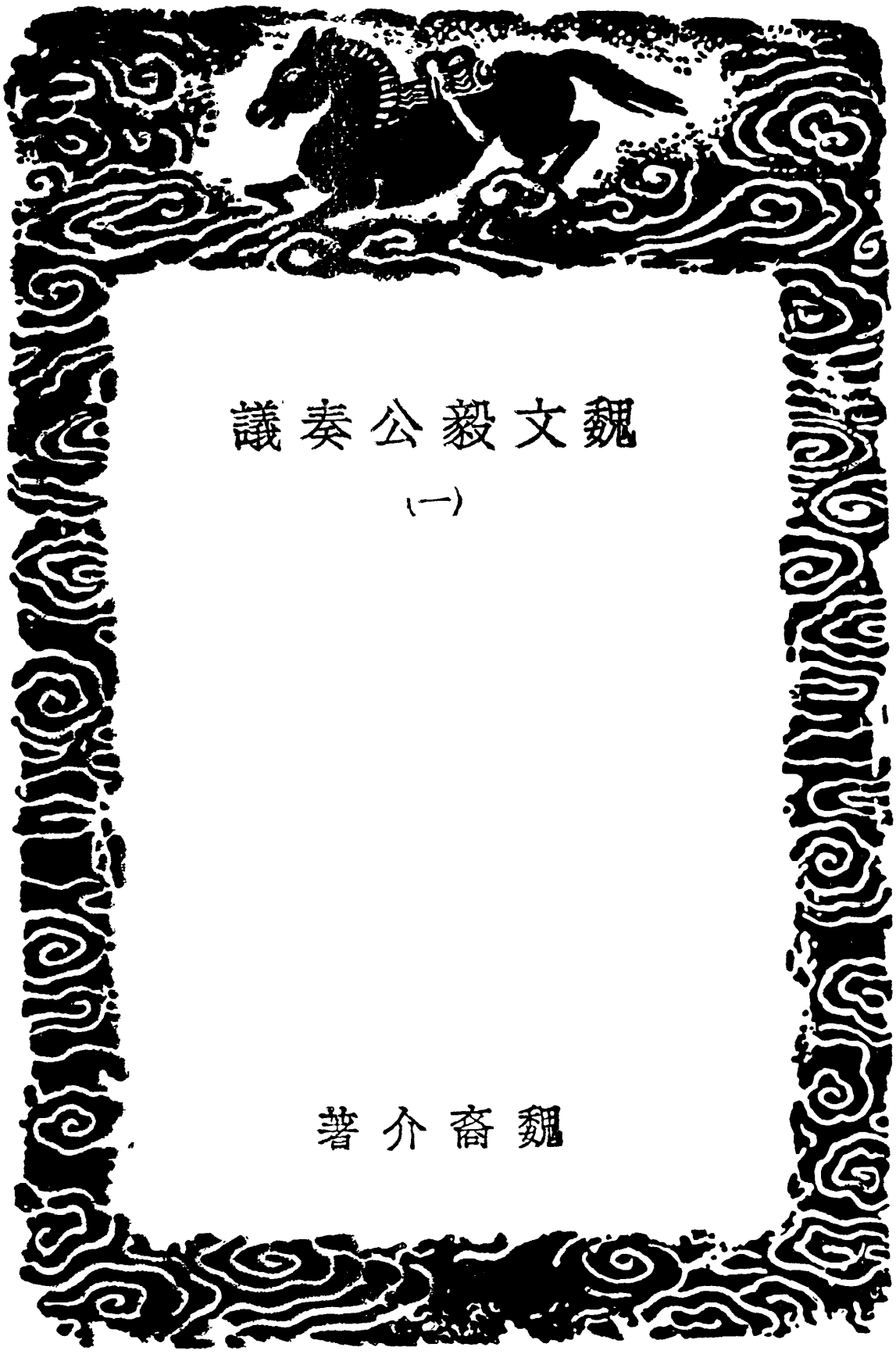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魏文毅公奏議

(一)

魏裔介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本傳

魏裔介。直隸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五年二月。疏請舉行經筵日講。以隆治本。得旨報聞。是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六年轉吏科給事中。丁母憂歸。九年補原官。疏請時御正殿。晉接羣臣。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又言各州縣間遇災荒。既經報部。其例得蠲緩錢糧。卽與停征。以杜吏胥欺隱。並就各州縣所有積穀。及存貯之銀。先行賑貸。疏並下所司議行。先是江南既定。明兵部尚書張縉彥赴招撫大學士洪承疇軍前投誠。至是河南巡撫吳景道援恩詔薦舉。部議予錄用。裔介疏言。縉彥在明朝。身任中樞。值流賊李自成逼北京。匿不以報。有盧杞賈似道之奸。而庸劣過之。若復列朝班。恐貽羞士類。乞敕部擯棄。以協輿論。疏下部察議。以事在赦前。予外用。十一年。裔介遷兵科都給事中。疏劾勦撫湖南將軍續順公沈永忠。當流賊孫可望犯辰州時。擁兵坐視不救。致總兵官徐勇、辰常道劉昇祚等。守城力竭戰死。乞賜罷斥。以懲庸懦。疏下所司察議。永忠罷任削爵。十二年。疏劾福建提督楊名高禦勦怠玩。致漳州郡邑。爲海賊鄭成功淪陷。名高坐罷任。是年遷太常寺少卿。尋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學士陳之遴心術不端。營私植黨。之遴旋奉詔解任。發遼陽閒住。時孫可望盤踞貴州。鄭成功鴟張海島。裔介疏言。孫賊借峒蠻爲助。而峒蠻之甘爲所用。弗歸順我朝者。因欲收其舊有之敕印也。宜命在事諸臣。加意招徠。給以新敕印。其舊者聽其存留。俟向化有年。再籌收繳。則歸順者多。助賊者少。至鄭賊自明

天啓之季作亂海上已三十年我之水師無多若揚帆大海以擣其巢非所素練惟於沿海要地增兵築堡使賊船不得泊岸搶掠俟其疲於遠涉坐而受困然後招其攜貳散其黨與海患可以漸平又請定教官每年考察之例令學政刊布明儒薛瑄王守仁等講學諸書以培眞才並下部議行十四年二月擢左都御史四月因欽天監推算次月日月交食裔介上疏請廣言路停緩工量寬州縣催科考成速清恩赦應釋滯獄減調移之兵節供應之費上嘉其奏下部詳議行七月同左副都御史能圖等疏請更定世職襲例上以所奏似有受囑徇私情事召集詰問下部論罪能圖倡議變亂成例革世職裔介坐附和應革職詔從寬留任尋遇恩詔復職十六年諭獎勤勞奉職諸臣加裔介太子太保十七年二月裔介以京察自陳得旨御史巡方屢以貪黷敗檢魏裔介爲臺臣長會未據實糾參殊負委任削去太子太保並所加一級仍舊供職會陝西巡撫張自德爲給事中金漢鼎疏劾贓款解任給事中孫光祀因劾裔介會以洮岷道劉澍致託自德故稔知自德貪婪不敢糾劾詔裔介回奏裔介言不劾自德由聞見不廣劉澍赴任時曾與自德書言當教誨之勉作循吏上以裔介既吐眞情予免議五月疏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和諸罪詔正宗克鞏回奏未得實下法司勘鞫並革裔介職與質訊正宗獲罪籍沒入官克鞏革職留任裔介復原官時因雲南福建用兵裔介疏請敕部綜計軍需足用即停止加派直省州縣錢糧得旨除已派外其未派者並行停止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雲南平裔介疏言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數萬及督提兩標綠旗兵則滿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之遼闊不以滿洲兵鎭守要地倘戎寇生心恐鞭長不及

荊襄乃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疏下部議。部臣援順治十二年奏設武昌駐防。有擾驛累民。不准行之。諭旨寢其事。裔介復請移舊駐武昌之湖廣總督於荊州。部議從之。二年。遷吏部尚書。三年。擢內祕書院大學士。六年。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總裁官。遇恩詔加一級。九年。充會試正考官。是年四月。內院承旨。會同吏禮二部。選新進士六十人。試以文字。分擬上中下三等入奏。上親定二十七人爲庶吉士。御史李之芳疏劾裔介。先以閱擬上卷之二十四名。私令家人通信。招搖納賄。並劾裔介於其兄魏裔魯任運使敕書擅自更改。令統轄知府。前此遇恩詔予廕時。裔介候缺未補。乃以其子魏嘉蒙混得廕。又劾裔介與班布爾善比匪相倚。引用私人。爲實錄館纂修提調。越格優敘。班布爾善者。以黨鰲拜伏誅之大學士也。詔裔介回奏。裔介言。閱卷非臣一人。通信納賄。有何證據。臣兄魏裔魯任運使敕書。未經閱看。廕子由吏部題明恩准。皆有案可稽。至謂臣與班布爾善比匪。則前此同在內院。遇事輒相爭論。以鰲拜之勢焰。臣足迹不登其門。況班布爾善與臣同官。豈肯比匪。之芳所指。越格優敘私人。搆誣皆屬無據。由臣服官以來。彈劾無所避忌。如劉正宗黨類。切齒於臣者。十年於茲。之芳係正宗同鄉。售其報復之謀。難逃聖明洞鑒。因請賜罷斥歸田。疏入。下吏部會質。裔介一一辯釋。之芳爭執不已。言劉正宗居安邱。我居武定。非親非故。彼獲罪身死已久。謂我爲之報復。爾是大學士。能令朝中直隸人爲爾報復耶。伏讀世祖章皇帝諭旨。嚴戒被論之人。反脣讎訐。爾何敢悖旨。於是裔介自引咎。部議。魏嘉廕生。雖非蒙混。但候補官無得廕之例。應

革去之劣所効事屬有因係言官應免議齋介於奉旨回奏原款外牽引已結案之劉正宗等殊屬不合應削加級罰俸一年得旨魏裔介削級罰俸俱寬免益勤慎供職副朕宥過之意明年正月以老疾乞休得旨卿才品優長簡任機務正資贊理覽奏患病情詞懇切准解任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十一年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雍正十年入祠賢良祠所著有兼濟堂集及希賢錄諸書乾隆元年上念裔介與尚書湯斌等未邀易名之典詔予追謚謚曰文毅

魏文毅公奏議目錄

卷一

崇講學以宏聖德疏
裁冗員以蘇民困疏
畿輔應沾蠲荒之實惠疏
請行召對以求救時之實政疏
查解宜責州縣疏
請勤視朝疏
請褒錄幽忠疏
請急行蠲賑以恤災黎疏
請定科員陞轉畫一之規疏
敬陳條議疏
敬陳切要之議疏
請定直隸條鞭奏銷之規疏

嚴斥參革有司以清吏治疏
振士習以養人才疏
請定遷轉之規疏
急疏選法以振武備疏
備陳拯救兵民之議疏
流民急宜拯救並請發賑疏
直糾大帥遺誤封疆疏
請除漕運積弊以裕國儲疏
庶常館選宜嚴疏
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疏
徵隱逸以佐盛治疏
敬陳用兵大勢疏
破資格以用言官疏
定會計以清財賦疏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

請續褒故明申太僕遺忠疏
重農功以資兵力疏
講律令以清刑罰疏
竣大工以恤民生疏
卷二
用人宜別賢否疏壅滯疏
請頒御製諸書疏
急廟算以紓民力疏
督臣汛地宜定疏
郡守宜於久任疏
除弊政以清銓選疏
請立限田授荒土以重農功疏
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請實圖修省以弭天變疏
敬陳軍屯大政疏

備陳進取應行事宜疏
請法天以行仁政疏
實舉劾以重銓政疏
藩臬之職掌宜明疏
清兵部吏胥之弊以卹驛遞疏
酌裁衙所丁田以歸州縣疏
遵諭敬陳條議疏
條議朝覲考察之例疏
請發賑以救楚災疏

卷三

陳請撫勦兼施以安民生疏
再陳末議疏
請停東省察荒之差疏
特籌平海事宜疏
嚴禁外官宴會饋遺疏

請行發憑之例疏
行保甲以嚴防範疏
請設漢僉都御史疏
敬陳攻勦良策以靖海氛疏
據實條奏疏
請復八旗之科目疏
詳陳救荒之政疏
求交泰之實政以培國脈疏
計兵食以恤民力疏
請駐兵荆襄以防要害疏
科舉議
踏勘蝗災議
墾田增戶議
驚聞新命難安疏
奏爲恭謝天恩疏

魏文毅公奏議卷一

清　柏鄉魏裔介著

崇講學以宏聖德疏

臣竊歷覽竹册。自古賢聖之主。未有不汲汲以學爲尙者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傅說之於武丁。諄諄勉勉是以刑措恭默。致商周數百年磐石之業。卽後開創草昧。多以馬上得天下。然天姿首出。往往從風雨中語及詩書。自造廬借箸時養成學問。由是觀之。君德淸明。君身強固。誠萬世久安長治之根本矣。今皇天憫生民久困水火。篤生我皇上。應運開闢。掃除凶殘。德施方外。延及羣生。臣竊於班行俯伏中。仰瞻天表。輒舉手加額曰。太平天子也。乃値此春元始和。百度維新。未聞與二三大臣。諮訪講學之議。竊恐年歲旣盛。則嗜欲日開。嗜欲旣開。則聰明日淆。雖神明生知之聖。非愚賤下臣可管窺蠡測。然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與壯而努力者。勞逸相倍蓰也。前此元年諸臣言及此者。猶可曰有待而行。今御極五載。內外遐邇。引領翹望。寸陰可惜。所謂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況衆詞林思皇濟濟。中多賈馬自許之儔。諸輔臣黃髮皤皤。咸有堯舜其君之願。傾葵向日。不占而孚。仰乞皇上。上念鼎命付託之重。下慰臣民瞻戴之思。立召大臣商搉。擇日施行。誠宗社無疆之休矣。

裁冗員以蘇民困疏

臣以畿南豎儒。叨沐聖恩。讀書中祕。再蒙高厚。拔置諫垣。思竭犬馬之忱。以報君父。則言責之外。無官守也。竊聞古人之言曰。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繼大亂之後者。務在捐煩滌苛。與百姓休息而已。伏覩我皇上御極以來。罷冗兵。汰冗員。明季弊政。革除殆盡。然求之今日。尚有無益於民。立應裁汰者。則崇禎末年添設之兵備是也。前代創制設官。皆非無因。撫鎮布按。互相綱維。間於要害之處。設立兵備。其體統肅。其控禦嚴。自添設之後。往往一府之中。有二監司。一切官俸廩餼。衙舍兵吏。諸費不貲。動至一二萬金。總屬加派。百姓之供給嗷嗷。有司之奔走僕僕。乃衡量而論。州縣多事。更有甚於昔年未設之先者。是則地方之安與不安。不在道臣之多與不多也。仰乞敕下該部。查照舊例。凡崇禎末年添設兵備。盡行裁革。歸併當年額設衙門。歲省數十萬金錢。以還赤子。其於休息百姓之術。未必無小補也。

畿輔應沾蠲荒之實惠疏

臣竊惟民心國家之本也。畿輔又四方之本。欲厚國家者。先自厚民心始。欲厚四方之民心者。先自畿輔之民心始。燕趙之民。首先歸命。椎牛裹糧。佐我興朝。大兵戡定天下。此漢高之關中。而光武之河內也。其宜撫恤生全。應不後於他省矣。今則不然。同一荒地。且經滿洲勘過。戶部覆過。奉有免荒及開墾二年後納糧之旨。乃各省俱蒙恩。惟畿輔是嗇。臣竊不能解也。皇上登極恩詔內云。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徵解。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召募等項。悉行蠲免。其大兵經過地方。仍免正糧一半。歸順地方。不係大兵經過者。免三分之一。就今年一年正額通算。以臣籍眞定府柏鄉

等縣言之。路當九省之衝。大兵經過。往來無數。然元年三分免一。不聞遵詔免糧一半。且係自正月初一日算起。不聞自五月初一日起。此未沾實惠者一也。戶部爲查勘荒地事。順治二年八月十七日奉聖旨。這查勘過眞順廣大四府地畝。今年錢糧。著徵熟免荒。夫荒地業免。民荷再生。然荒繇兵燹二年。尚荒。則元年可知。二年荒尚免。則元年可知。今閱年孔久。作何解支。各縣有徵與不徵之異。戶部虛懸蠲免之文。此未沾實惠者二也。順治二年九月十一日。戶部尚書英俄岱等題覆。御史賀棐募墾田以勵有司事。奉聖旨。荒地開墾二年後。照熟地納糧。爾時部咨眞定撫按。撫按行文州縣。大張告示。募民開墾。民喜免糧。踴躍認地。卽以眞定府屬言之。三年以來。每年已開墾過荒地七八百頃矣。然開墾熟地。業照正糧上納。而未墾荒地。宜遵前旨。特行蠲免。乃今並無畫一之令。有司何所適從。此未沾實惠者三也。查河南荒糧。至今未徵。山東山西免至四年。畿輔根本重地。既經滿官查明。豈其獨非朝廷赤子。而異視之乎。且內邱邢臺近皆蠲免。均爲畿內。豈他州縣又異視之乎。仰祈皇上特申前旨。將臣所言未沾實惠三事。責令該部星速咨行。以彰朝廷金石之信。以恤遺黎無告之苦。從此休養復業。荒蕪盡墾。正稅自充。是免荒乃所以足賦。誠固本甯邦之至計也。

請行召對以求救時之實政疏

臣竊觀今天下時事。亦孔亟矣。民不聊生。亦日甚矣。山左之萑苻徧野。畿輔因以燎原。江右之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又若巴蜀遊魂。湖湘遺孽。孰非勞聖主宵旰者。臣以爲此不足慮也。所慮者。上下之情未

通。滿漢之氣中閼。大臣闢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鴟張以鳴得意。惟我皇上獨立於上。日夜焦心勞思。不得與天下生民共享一日太平之樂也。臣實憂之。昨者撤賣參之役。正末羅紅之罪。傳諭滿漢官員。同寅協恭。勿得彼此偏向。遠近歡呼。茲又特奉上傳。痛念生民之不得已。博求除弊興利長策。自非天縱如神。烏能洞見萬里如此。臣雖至愚。結草有心。不忍不言而負陛下也。竊以爲督撫鎮按不得其人。有司朘削魚肉。民難自存。蠲免賦稅。有名無實。此皆驅民爲盜之由。我皇上亦既知之稔矣。即謂此數者。不足盡天下之務。然更絃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爲。固足以致太平而無難。要此數事。非精心熟慮。未有能得其要領者。臣請皇上自今以後。凡逢五朝。一切用人行政。虛心諮訪滿漢羣臣。部院科道等官。得一體面奏。可否仍令史官記注。如是則所補救者。非一人一事。所勵精者。非一朝一夕也。上下交而治乃可圖矣。

查解宜責州縣疏

臣昨見兵部一本。爲申飭查解逃人。以專責成事。內云。各旗所報逃人。幾無虛日。而獲者甚少。請敕院部九卿等各衙門。從長計議。業奉明旨會議具奏矣。在諸大臣公忠愷悌。必有老成卓識。上爲國而下爲民。但臣於此。不能無鰓鰓過慮也。往昔墨勒根王之時。隱匿逃人。其法甚嚴。凡有犯者。家長坐斬。爾時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盜賊蜂起。幾成燎原之勢。後因言官陳說。始寬其禁。定爲責成州縣之條。法至善也。近復逃匿紛紛。獲解甚少者。良以前令久懸。有司視爲文具。今宜嚴行申飭。責令州縣。每季每月。清查各

地保。取具甘結。有無隱匿東人供狀在案。欺飾者治罪。境內逃人。該州縣查解。多者撫按紀獎。若不能查解。而經他人發覺者。罰俸。其最多者。降處。務期法在必行。則有司自知勸懲。如謂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無知赤子。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干天和。則治亂安危。從此攸分。此豈尋常政事。小小得失而已哉。夫皇上天子也。百姓皆皇上之子也。天爲斯民而眷皇上。皇上體天之眷而撫斯民。臣常讀皇上之言曰。朕心以愛民爲主。斯言也。眞大禹泣辜。成湯解網之心也。在各固山亦宜仰體聖意。御下以恩。撫下以義。則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報恩之心。而紛紛逃匿。若鳥獸奔竄之不暇。胡爲也。臣知皇上德並堯舜。諸臣長慮遠顧。必有確議。不蹈弊政。然而臣先爲此言者。誠以國家元氣。小民休戚。所關至大。故不忍緘口。妄陳葑菲。若成議既定。言之亦無及矣。

請勤視朝疏

臣聞聖君御世。必圖長治久安。貞士陳言。要在防危慮患。蓋櫛風沐雨。馳驅於百戰之間。則創業實難。保泰履亨。經營夫萬年之策。則守成不易。是以古之帝王。懍懍覆舟之喻。兢兢馭索之憂。誠恐驕恣之易生。而宴安之爲害也。伏覩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薄海內外。罔不照臨。可謂創業而兼守成。亙古以來。帝王之盛。未之有也。自昨歲親政。仁義潤澤。徧浹八垓。詔令溫和。光溢四表。然而綱紀法度。尙需修明。禮樂政刑。實多缺失。欲以立一代之宏規。昭子孫之法守。臣未見其久而無弊也。方今畿輔多失業之民。吳越有水澇之患。山左瘡痍極矣。荒亡何以不清。閩楚呼庚久矣。兵餉何以不給。若乃兩河困於奄鋪。關陝疲

於轉輸。川蜀雖下。善後之計未周。黔滇不甯。進取之方宜裕。此皆機務最要。仰煩聖慮焦勞者也。但高居靜攝。不如延訪臣鄰。批答詳明。何若親承顏色。臣查得舊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外朝。有內朝。臣亦不敢謬執故例。煩瀆聖聰。惟是逢五日期。駕臨正殿。乞朝見羣臣。從容晉接。部院科道本章。應實封者實封。應面奏者面奏。辭朝謝恩等官。應引見者引見。應陛辭者陛辭。得以咫尺天威。親聆睿語。則大政大事。雷厲風行。凡屬臣工。孰不爭自磨勵。以副皇上圖治之意。如是而上下之情通。交泰之運闢。君門無萬里之嗟。卜歷有金甌之固矣。

請褒錄幽忠疏

臣聞運遘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血衂。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焰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隋尚之死於緜竹。力疾苦戰。若卞壼之死於清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橫尸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薰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上帝所矜憫。聖朝所嘉歎者也。伏惟我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駕軼前

代、爲憲後昆。而昨奉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爲化導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尙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允。詞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瀾、勛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衞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衞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皇上將臣所奏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之故老之見聞。或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儻體訪旣明。卽行題請。宣付史館。浩氣常留於汗靑。祀諸鄉賢。芳名永薦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宣力於我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請急行蠲賑以恤災黎疏

臣聞朝廷之所重者。民也。民之所急者。食也。得食則生。不得食則死。荒歉之年。得數斗之粟則生。失數斗之粟則死。是以聖人御世。躬行節儉。輕徭薄賦。卽不幸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民有蓄積。官有倉廩。賑救有備。賙給有方。民無流離死亡之憂。國有磐石金甌之固矣。不然。坐視民之無食而不蠲。卽蠲之不得其方。民不受惠。猶未蠲也。況於議賑而無粟可賑。則三空之厄。識者甯不寒心哉。臣近讀奏章於垣中。見直

隸河南山東督撫所報水災異常。麥秋既蕩爲澤國。室廬復陷於洪波。計此時半菽不飽。鶉衣百結之民。誠有鄭俠之圖難繪。而賈傅之涕應灑者。皇上愛民如子。部臣仰體聖意。業已行查。以待皇澤之沛矣。但查報動經數旬。而部覆亦需時日。有司之賢者。或能緩徵以濟其困。不肖者必且催徵如故。及至秋冬之後。部既覆。旨既下。而民之輸納已完。剜肉醫瘡也久矣。既入者難以復出。吏胥緣之爲奸焉。保其人人沾德也。臣請勅下該部酌議。似宜一面行文撫按。凡報災地方。已經確查明白者。將被災人戶地畝分數。應蠲額數錢糧。即暫停徵。以候部覆。若部不議免。方許催徵。凋瘵之民。庶幾其稍瘳乎。然臣之此論。猶爲被災未甚者也。若被災十分極苦之處。搶地呼天。雖百方敲扑。亦無所施其能。孰非國家有用之赤子。乃忍立而視其死耶。是不但當議蠲矣。並請敕下戶部。行文撫按。從長打算。地方積穀若干。年來節省若干。堪動無礙銀兩若干。遏糴者有禁。出穀者有旌。務期多方設法。以保遺黎。則富弼青州救荒之政。不得專美於前。而聖恩天高地厚。加惠元元。可以消盜賊於未萌。培邦本於永固矣。

請定科員陞轉晝一之規疏

竊照六科員缺。吏科滿漢官發咨。原係職掌規例。具存在案。近因吏都缺出。戶科都給事中楊璜。具請定晝一之規一疏。奉聖旨。著確議具奏。吏部知道。欽此。部覆移送臣科。公同酌議。臣科查得順治四年內。吏科左給事中韓源所題。六科陞轉有常之疏。奉聖旨。是都科員缺。准照舊陞補。欽此。又查會典開載。都給事中有缺。於左右給事中內。具奏陞用。又查六科須知之書。係臣衙門規例。亦云右陞左。左陞都。明朝二

百八十年間皆以陞爲例調者不過數人迨我清朝陞者三人調者二人亦係陞多調少則陞之爲正例也明矣今臣衙門滿漢公議陞調各分兩議並送吏部致蒙部駁謂規例事在該科應行確定臣等再經會議而議陞議調仍相持不決竊思此番公議原爲遵奉聖旨酌定畫一之規以垂永久之典夫四年聖旨准照舊陞補非調補也會典所載都給事中缺於左右給事中內具奏陞用非調用也六科須知之書傳來已久非一時之議也綸音典册彰彰若此非畫一之規而何儻以偶行之調例遂定爲畫一之規臣恐於聖旨會典未能相符現今吏都需人甚急兩議各持若再延時日臣等恐蹈稽遲之咎職掌所關不得不剖奏於聖明之前也乞仰皇上敕下內院吏部查明四年所奏陞補前旨並會典所載都給事中陞用條例特賜批示畫一之規永定可以世世遵守矣

敬陳條議疏

臣昨捧讀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臣跪誦之餘喜懼交集喜則喜生逢堯舜立見太平懼則懼迂陋無知捐糜莫報敢不盡竭向日之誠稍補衮衣之闕顧我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仁政洋溢海宇昨歲六月以前尚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作而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胥慶遠邇如一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覩矣顧安所得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雖然皇上既側席虛己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違懷仁負義之戒謹將條議數事開列於左伏冀皇上矜宥愚蒙俯賜省覽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者置之爝火之光諒無補於日月涓埃之末當不拒於崇深矣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開元號爲英主。爾時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無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今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開元之時。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除現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學於甘盤。訓於傅說。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尋章摘句者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修廢之故。斟酌損益行之。以協於大中至正。今我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臣謂政事之暇。尤宜詳玩講求者。莫如朱熹之通鑑綱目。眞德秀之大學衍義。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抽繹。見於設施。以致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聞開創之君。無不欲六合一家。臥榻之間。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武閉玉門之關。孝元罷珠厓之郡。豈不欲誇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略。良以中國虛耗。不遑窮討。先內而後外也。今川湖用兵。連年不已。不患兵不精。而患餉不足。乞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敕下行間將帥。原係我朝已得地方。爲賊竊據者。宜速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俟吾輓輸不匱。

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至於反覆變亂。勞聖天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帝堯之命皋陶曰。刑期于無刑。而皋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唐太宗語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降以後。若有辭不服。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熱審之例。行於小滿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處決重囚。須從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三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刑。其事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極惡重犯。然亦必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以人命至重。示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皇上泣車解網。在外者。尚有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者。未見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概立行處決。萬一其中有情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有干天地之和。仰乞皇上體上帝好生之心。卽敕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卽賜施行。仁德如天。刑措可致矣。

以上四款。不過平常之論。然於聖躬稍有關切。故敢冒昧妄陳。

敬陳切要之議疏

昨者皇上因天亢旱。令臣等各抒所見。凡大利大害。應行應革者。悉心條上。臣以爲封疆未靖。此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蓋湖湘以南。我國家昔日已服之地。胡爲輯甯無術。以致賊氛猖獗。此前事之謬也。今天戈南指。捷報頻聞。蕩平計日可期。然不嚴已往。何以戒將來。事定之後。宜令督按確查功罪。以伸賞罰者也。若乃賊平之後。多留旗下之兵。則苦於餉不足。少留之。則不足以資攻勦。勢必需漢兵以爲用。乃今缺額

一萬餘名。督臣方欲招西北健兒。以充其數。臣以爲西北之人。固可鋒衝。然攜帶妻孥。跋涉維艱。其費十倍。士著之人。雖云脆弱。練之得法。亦足濟事。古者守其地。卽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卽食其野之粟。今亟宜敕下兵部。遴選旗下智勇兼全。素諳兵機者。補其總副參遊等缺。星速赴任。以旗下練兵之法。練川湖之兵。滿兵居其三。漢兵居其七。令督臣移鎭要地。與撫鎭爲掎角之勢。則大兵稍有休息之期。而湖南足征剿之用。此善後之策也。河工未竣。此天下之大利大害也。河之爲患。自古而然。漢唐以上。河趨於北。宋元以後。河趨於南。今大王廟口之決。河復北矣。使無關於漕運。則修河之議可停。乃河不修。則運道阻。京師無所仰給。猶人之咽喉。不可一日而中斷。故河臣大聲疾呼而言之。然而調募及於三省。均派算於地畝。押解督以長官。營辦經年。決以冬初大舉。此誠民生安危休戚所繫。不可不察也。昔元人有言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岸北之功。視南岸爲難。今日塞河之舉。誠非易事。然使埽料銀錢。事事湊手。疏濬得宜。堵塞以時。一勞永逸。則橫流之害寢。而轉輸之利復。儻一有未善。勞民傷財之事。豈容數數爲之。臣以爲宜倣明朝特遣都御史徐有貞劉大夏之例。命工部大臣一員。親赴河上。周行相視。與河臣面商利害。果否可修。務期萬全而行之有便。宜不時奏聞。玩誤者。飛章參奏。起工之時。仍留督理。功成。一體受賞。儻功不就。一體受罰。懸賞罰於上。以勵河上之大小臣工。百年安危。在此舉也。

請定直隸條鞭奏銷之規疏

臣竊惟賦稅。國之命脈。民間利害所關。一絲一粒。不可不清。或有年終銷算之法。所以稽查出入之數。防

奸釐弊也。自奏銷會計之例行。綜核錢穀。可謂密矣。然而直隸州縣。則猶未有定規也。臣在田間時。見耆老鄉民等言及赴京銷算一事。莫不蹙額稱苦。蓋每州縣赴京銷算。或差戶書。或差里書。或差糧長。或差快手。往往羈留長安。優游度日。多者一年。少者數月。又或頭緒不清。輒蒙批駁。往返奔走。幾無停晷。其間曠日持久。盤費多金。果出之於衙役乎。抑出之里下乎。若出於衙役。則衙役豈有點金之術。若出於里下。則其爲病民也明矣。臣以爲錢糧款項。各州縣原取裁於各府。開徵銷算。總以本府易知單爲准。故稽查爲便。即兵馬經過。動用車牛糧草腳價。置買銅斤等費。其數之多寡。情弊之有無。各府亦知之最清。只部雖極嚴明。未若親臨之近而易核也。今各省銷算。既歸之於各布政。則直轄銷算。自宜歸之各知府。俾其年終彙造清册。差人赴部投遞。州縣既省其煩費。司農亦便於稽查。此提綱挈領之法也。

嚴斥叅革有司以清吏治疏

臣觀我皇上自親政以來。慎簡巡方台員。嚴懲貪墨有司。海內民生。不啻出水火而衽席之矣。然每見撫按參劾原疏。贓款累累。迨至成招之後。十中僅存其一二。又或盡卸衙役之身。以寬有司之罪。冀死灰之復然。以贓論者。以贓無染指復職。復職之後。復以贓敗者。有之矣。夫衙蠹伎倆。甚於鬼蜮。然必由有司之居心不淳。有可入之隙。始也導之以利。墮其術中而不覺。既則陰持其短。無所不爲。而有司不敢問。故凡衙蠹之大奸巨惡。鴟張用事。其本官未有不貓鼠同眠者也。夫既縱役爲害。得罪於百姓。即得罪於朝廷矣。朝廷亦何取此輩而復用之。臣查得貪官被論。贓無染指。而衙役多贓者。部議降調還職。兩經聖旨批

駁。如正月初十日。吏部一本。爲特糾貪淫等事。奉聖旨。左輔清既不能稽察衙役。何堪仍居民上。著革任回籍。三月二十一日。刑部題。爲欽奉上傳事。奉聖旨。位二雖稱贓無染指。然衙役詐贓至七百餘兩。又書辦門子。送銀五百兩至後宅。乃要打未打。令其還主。成何官體。該巡按參其昏庸潰敗。豈容復居民上。仍著革職。餘依議。欽此。仰見我皇上留神吏治。明見萬里。凡縱役虐民之官。俱無所逃其罪矣。況大計考察。有素行不謹。罷輭無爲。革了職。不准頂帶之例。若縱役害民。罪似甚於不謹無爲者。其不應復職甚明。但未奉畫一之旨。是以部覆有降調還職之不同。仰乞聖鑒再加嚴飭。凡撫按題參原疏多贓。成招之後。雖贓無染指。而衙役贓至徒杖者。本官罷斥。一概不准復職。著爲定例。則不勞聖旨批駁。有司益知釐剔奸弊。以安民生矣。

振士習以養人才疏

臣聞爲治以人才爲本。人才以教化爲先。師道尊則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之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我皇上重道崇儒。十年以來。濟濟得人。昨者痛念夙弊難清。思與丕變。天語諄諄。告示天下官吏師生。恪奉遵行。又命詞林近臣。督學直省。部屬卓品。秉憲分鐸。海內誰不喁喁向風。而臣以章句小儒。夙昔有慨於中者。敢因上傳而推廣言之。伏冀省覽採擇。謹逐款開列於左。

一、孝經爲先師孔子手定之書。至德要道。百行之首。自天子至於庶人。孰不以孝爲根本。在昔有漢之世。下至虎賁。猶能誦習。洎明代不以取士。實爲缺典。今特請敕下禮部。行各督學院道。頒行士子肄習。凡科

歲兩考及鄉會場俱命題一道以見我朝敦篤實行得爲治之大原

一、教官闕茸已久良以歲貢多係日暮途窮無志勸勉而舉人之就此途者不過以寒氈爲借徑故克自振拔者亦少又近例以歲貢之無薦者陞佐貳官恐其後愈趨愈下今宜稍倣明朝初制舉人教官訓導有方解額中多者爲上上考每省超拔一二人與有司一體考選而訓導之年深無薦者力足有爲則升以經歷年過六旬則竟准致仕凡以作其鼓舞之氣而養其廉恥之心

一、朝廷懸功令以取士程墨儘可觀法原期窮理致用豈欲剿襲陳言乃習俗相沿坊刻充棟士子不務實學專以記誦謄錄苟取科第國家安得眞儒之用故臣常謂明初人才所以盛者以其務實學而其後衰者濫時文誤之也今請敕下禮部將坊刻時文嚴行禁止每歲鄉會試後禮部選墨卷清眞典雅者咨行江南學臣發刻以爲程式除經書墨卷古文講義外書賈私刻時文士子私選時文者聽部科督學等官題參究治其學臣考取優卷刻者不在禁例

一、學宮傾圮況連歲多雨損壞必多有司俗吏不知教化爲爲治之本徒以徵收鞭扑爲能坐視不問今請卽敕部轉行各督學院道督催有司將修學銀兩照數給發取學官收支文卷查考其額銀不足則益之以學田師生空缺等銀學宮修廢卽以定提調官與學官優劣之一班

一、廩膳生員朝廷作養優於增附選之不嚴則歲貢多不得人往時每以一等無人二等亦得幫補自今以後宜請加申飭非考居一等者不得頂補其歲考試卷定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論一篇科考試卷定

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策一篇、論策題目。只在通鑑性理。兼以時務。俱不得場外補寫。如係場外補寫者。部科訪知。將提學官糾參。

一、忠臣孝子、鄉賢節婦之事。實爲教化之綱領。舊分隸於學按兩院。今按差止息。前項應歸學臣。事係小節者。待復命舉行。其有綱常攸關。足爲萬世瞻仰者。不妨特疏入告。學道無自題之例。卽轉詳撫院題請。

一、無志生員。既入黌序。置書史於高閣。考居六等。希圖發社。仍然荒廢。下次告病補考。鑽營平等。不過影占差徭。今後考居六等者。黜落之後。不許仍借發社名色。兩次五等者。亦行黜退。年未四十以上。非眞疾病者。不許告衣巾。以圖優免。庶有合於上傳嚴爲降黜、勿得姑留之旨。果得讀書自新者。聽其另考。豈患不進。

一、學臣考試。每歲旌獎德行生員。其實雖難稱。然亦須擇其稍相近者。往歲惟憑學師開報。豈盡得人。今宜令廩生公舉。若不係公舉者。不在旌別之列。其妄舉匪類者。日後查出。聽學臣究處。至不肖濫進。總由保結不嚴。今後儻有奸惡之徒。廩生保結進學。日後被人告發。事在未入學以前者。一體黜革。

以上諸款。於意雖迂。於時則切。儻從實舉行。勿爲文具。其於聖朝興學育士之化。未必無小補也。

請定遷轉之規疏

臣竊惟設官立制。以朝廷爲四方之根本。以四方爲朝廷之枝幹。故於居重馭輕之中。兼行陞轉之法。凡以惟賢是用。期於歷以觀其才耳。歷考漢唐宋元明以來。凡人情趨向。雖重內而輕外。而銓選之法。則

內可外。外亦可內。然所以權衡其間。而不使偏重者。惟在久任之法。與考滿之例。是法也。三載考績。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善法也。今考滿雖有待而行。而年俸則昭然可考。臣以爲莫若設爲畫一之規。凡方面內轉京堂。非卓異中與論咸服者。不得與。卽舉卓異者。非三年以外。亦不得陞。其非卓異。而會推所舉者。與論卽同。疏內仍須開具政治實績。蓋卓異旣係天下第一等好官。自當破格處之。雖其中亦有非類。然咎在舉者。原非法之不善也。從來朝廷之上。總其大綱。以絕大弊。豈能因弊而廢法哉。至京官、科道、吏部司官。以官職論之。同爲朝廷淸要之班。若以人數論之。則今六科三十員。吏部四司。秪十二員。而又多缺人。各道御史。新舊平留。共二十員。此三衙門。各有陞轉京堂之例。而年俸亦昭然可考。內陞原有定缺。外陞則舊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不同之例。總以資俸之淺深爲斷。今人數旣相懸絕。請祈敕該吏部。查照官員多寡之間。以定每歲內陞京堂之額。務期均平。若左右布政使、按察使有缺。亦宜擇在內京堂相宜。與外官方面應陞者。一體兼轉。庶破從前重內輕外之習。其僕丞、寺正、司副等官。非歷俸三年者。亦勿得驟遷。果係立朝正直。偶爾降謫。應爲超拔。不拘年歲者。吏部當於本內著明。恭請皇上裁奪。餘者不得引以爲例。如是。則陞轉有一定之規。內外無偏重之勢。於以風勵羣工。鼓舞吏治。未必無小補也。

急疏選法以振武備疏

臣竊惟文以安邦。武以戡亂。此從來國家所並重也。文雖獨重甲乙之科。而不廢明經之用。武雖多出行伍之士。而特貴方略之選。武甲科尤武之傑出者也。我朝定鼎以來。武科與文科並行。誠欲得干城腹心

之士而用之。以儲登壇授鉞之寄。不欲使世有遺才也。若使朝廷網羅以取之。樞部草莽而棄之。是之謂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矣。今兵部壅滯不通。未有若武甲科之甚者。夫武甲科之取之。其始不可謂不愼也。馬步箭以試之。則其技全。論策以考之。則其略通。滿漢重臣擇人以臨之。兵部賜宴以榮之。名呈睿覽。則其典宏。此與撫鎭奔走標下之人。孰爲重輕者。乃臣見撫鎭題請無虛日。部中補授無虛日。雖曰有例。獨不可中分其數。以用武科乎。且吏部有雙月圖選之制。兵部獨何爲不然。屯衞守備、與撫標旗鼓、道標中軍。專城守備。兼推並用。此已丑科定例也。昔何爲行。今何爲廢耶。見今壬辰科中式武進士二百名。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止推盧鼎等八人。十年五月內。又推用王鬯等十一人。以兵部之法算之。此一科者。十年可以選完。臣又不知來科何以待之矣。且聞此輩守候年餘。日號呼泣籲於兵部之堂。京師米珠薪桂。將有餓殍之患。他日又何以爲國家宣力於封疆。而收爪牙之用乎。朝廷所愛惜者科目。大臣宜留意者人才。壅滯若此。恐非我皇上委任之意也。仰祈聖鑒。敕部查照己丑定例。及吏部雙月圖補之法。速行疏通。則武科無流落之嗟。糾桓思頂踵之報矣。

備陳拯救兵民之議疏

昨者臣跪讀聖諭。痛念兵民凍餓。欲拯救其疾苦。大哉堯舜之用心也。除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贅外。尙有芻蕘之見。敢爲我皇上陳之。

一、饑荒之地。京師爲甚。米價一斛。至於二兩。日貴一日。未知所底止。今請敕下戶部。查倉儲粟米稻米。量

發一二十萬石交付五城御史收貯公所委滿漢廉幹官監糶比民間之價每十分減去二分一半糶與八旗下一半糶與京師窮民其糶米者不得過一石之數所糶之價仍歸戶部作修理大工之用不過一轉移之間米價必賤窮民得生所謂不費之惠也

一、流民所至地方除相機安插外其有願入籍貫開墾荒地者著地方官卽給印票三年之外起科當差不許本土豪民復行侵奪

一、流民既棄其鄉所遺戶丁差徭本地方官卽宜審實豁免不得遺累未流之戶令其無以爲生

一、兵馬錢糧國家大務宣大之餉司劣弁侵剋至於數萬法在必誅然綜核各處錢糧之法宜有定制臣以爲地方設有餉司者凡出放軍餉必面同撫鎭等官給發無餉司地方凡出放軍餉則該道軍廳面同鎭副參遊等官給發仍取各營兵丁實收結狀每季彙報督撫以防侵剋

一、兵有死亡馬有倒傷每年彙報兵部今宜行令各撫鎭其災荒地方米價騰湧者將死亡兵馬未支糧餉題請分賞現在軍士庶見皇上一體撫恤軍民之意

一、不肖有司報災遲緩催比如故迨奉旨蠲免或有徵收已完者既無利於民而國又受其病宜敕督撫令該道嚴察凡查報分數過一月者卽行題參蠲免之後仍令有司開造清册取各花戶手書受蠲分數字樣呈解道府庶小民得受實惠

一、蠲免年來盡係起運然存留錢糧除地方修葺學宮城郭及驛站、官俸、學糧、衙役工食外豈無不急之

務。如驛馬外有里馬。內有倒傷。可且勿補。再有司修理衙舍公廨。俱屬可緩。諸如此等項。不止一端。稍一清算節省。便可足賑貧之用。宜敕所司。從實舉行。

一、災傷地方。民有死亡之患。屠戶乘賤宰殺耕牛。來春牛益缺少。此律有明禁。除京師未易禁絕外。凡直省地方。牛非自死。而貨買宰殺者。宜將屠戶宰殺等人。依律治罪。勿得視爲空文。

以上八款。皆關係於軍民者。若見諸施行。其於拯救之道。未必不稍有濟也。

流民急宜拯救並請發賑疏

自連歲以來。水災頻仍。直隸、河北、山東被患尤甚。蓋直隸北四府。當圈占之餘。民已無田無家。不過傭作旗下。苟延衣食。今水患之後。不惟地土漂沒。並廬舍亦隨流而去。旗下有地者。且嗷嗷待哺。是以窮民益無以爲命。頃有人自畿南來者。臣細加詢問。云流民南竄。有父母夫妻同日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女者。有刮樹皮、抉草根而食者。至於僵仆路旁。爲烏鳶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且京城內外。鵠面鳩形。比肩接踵。雖皇上有粥場賑濟。尙且不能周徧。何況直隸、山東、河朔之間。既無粥場賑濟。或因稽查東人。不肯收留。有羸首之哀。無中澤之集。興言及此。眞可爲流涕太息也。臣昨見直隸總督馬光輝安置流民一疏。內題元城知縣姜希轍等。存活多人。使有司盡若希轍等。豈非實心爲國。循良愷悌。然而流民所至。甯止大名四縣之外。豈其獨非令長。而爲民父母者乎。彼其申報原無外來人民者。恐尙未盡子惠之道也。仰乞皇上敕下督撫嚴飭有司。凡流民所至。不行收恤。餓死其地方

者卽係不肖之官、題參斥革、若設法安置、如姜希轍者一體飛章奏聞、造册報部、分別安置多寡、淮作優薦正薦兩等、其所安置流民、萬一有投充東人混入、後日事發、查報册有名、免治居民以隱匿之罪、如册上無名者、則照舊論罪、皇上天語一申之間、勸懲昭然、有司將鼓舞勞來之不暇矣、抑臣更有請焉、昨秋皇太后發銀八萬兩、賑濟京城內外滿漢軍民、皇太后之鴻恩、卽皇上之鴻恩、然天下咸皇太后與皇上之鴻恩、尤望我皇上體皇太后之心、而再施此鴻恩也、仰祈天慈曲加矜憫、或發內帑、或動太僕馬價銀兩、或借工部修蓋銀兩、大沛皇恩、特遣滿漢風力官員、東西二路、沿途接濟、諭以朝廷德意、務使流民得全性命、隨地安插入籍、或願赴河南、山東、興屯道墾田者、卽給以信票路費、差人送至道廳官、編付屯丁、在皇上捐數萬之金、可活數十萬人之命、民既得生、爲皇上墾地納糧、元氣充固、實國家富強之本、其報皇上、豈止數萬金而已耶、伏望垂念饑寒赤子、流離泥塗、死在旦夕、卽渙大號、濟此遺黎、庶德澤布而愁怨息、陰陽順而風雨和、普天率土、共效三多之祝、不祗小臣簪筆以紀盛事而已也、

直糾大帥遺誤封疆疏

臣以碌碌常才、濫廁諫列、陳名夏父子一案、未經糾舉、實屬溺職、蒙皇上薄罰示懲、已邀鴻恩、昨蒙特召面詢、天顏開霽、又以掌垣乏人、陞臣兵科都給事中、皇上恩威並用、同天地之無私、微臣感愧交集、竭頂踵而莫報、竊念在兵言兵、則莫大於信賞必罰、使忠義者知所勸而畏懦者知所警、然後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固、封疆甯謐、文教內興、天下可望太平也、若法紀不振、賞雖及於有功、而罰不及於有罪、則貪生畏

死之徒。誰不思僥倖以圖苟免哉。卽如湖南當孫逆披猖之時。攻圍辰永諸郡。總兵徐勇及道臣劉昇祚。背城血戰。勢窮力困。遂死於賊。續順公沈永忠者。身爲大帥。手握重兵。使其平日能整練士卒。胸有方略。麾兵轉戰。力救徐鎭。則掎角之勢可成。而狂寇之鋒自斂。奈之何一籌莫展。望風遠遁。若非天戈南指。電埽風馳。則蛇豕鴟窺。流禍豈止於湖南而已耶。古者救鄭之役。林父請死。街亭之敗。諸葛受貶。永忠無征剿收服之功。有喪師失地之辱。尙可高牙大纛。覥顏於三軍之上乎。現今經略輔臣洪承疇。收拾湖南。稍有頭緒。然而鎭將勇怯。實地方安危所關。前車已有覆轍。一誤豈堪再誤。伏乞皇上亟賜罷斥。使天下皆知朝廷賞罰嚴明。無所寬貸。將見忠義者勤。畏懦者警。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固。鼓舞各鎭。而甯謐封疆。道無有過於此者矣。

請除漕運積弊以裕國儲疏

臣竊思京師滿漢軍民所仰給者。東南數百萬漕糧也。而年來掛欠最多。六七兩年。共掛欠一百四十餘萬。八九十三年。共掛欠一百三十餘萬。使此二百餘萬者。全完無欠。則天庾有積貯之富。而兵民無珠粒之憂。奈之何運弁耗之。奸丁耗之。復有中飽之奸吏耗之。雖敲扑空施。而會計罔效。良由運規久壞。積蠹難清。若不痛加釐剔。則國計益復窘困。臣有所聞。敢不爲皇上陳之。

一、前朝世襲衞官。既經奉旨革去。卽等齊民。乃聞其因仍押運。本身既無前程。志原不在完糧。不過希圖肥己。到次先自折乾。沿途盜賣勿論。其爲漕之大蠹。且既革去職銜。而復令之押運。於國法亦有未合。請

敕部議。一概禁革。

一、本衞之糧。自宜本衞官領運。乃臣聞江南領運官。多有舍己衞之船。而領運別衞之船者。紛紛更調。徒開規避覬覦之漸。貽弊無窮。請敕部議。以後領運。只許本衞官運本衞船。不必那移。以啓倖竇。

一、掌印守備。與州縣印官。事同一例。朝廷責成之以開墾荒蕪。招撫流移。近聞衞備多派運糧。而千總反署衞務。以致屯事荒廢。屯糧不清。請敕部議。自後領運。宜專派本衞千總官。不必派及衞備。其本衞千總不足。可量調無糧衞所千總押運。糧之完欠。仍照有司例。與守備一體考成。庶於運事有補。而於衞事不誤。

一、僉丁當否。完欠攸關。衞丁之貧富賢奸。衞官必能悉知。且糧之完欠。衞官功名性命所係。彼豈肯不僉殷實良善之丁。以自貽咎。乃向來僉選之權。不歸衞備。有司得而上下之。未免富而畏事者賄脫。貧而爲奸者鑽營。錢糧到手。資其侵費。以致運官受欠糧之累。雖鞭撻囹圄。終不能完。請敕部議。以後僉選運丁。宜責成各衞守備。則奸丁無所施其謀。而盜糧者自少矣。

一、幫有大小。多至百船。少亦數十船。開行前後數十里。運官隻身。耳目有限。莫若每十船中。擇有身家者。立爲什長。自領兌以迄沿途抵壩。皆令監管。如到淮交倉。十船無欠者。糧道獎賞。內有不肖奸丁。許令出首免罪。通同作弊。查出一體嚴究。庶稽察密而侵弊難作矣。

一、船丁縴夫等行糧。日所必需。行糧既足。自不妄支正米。近聞糧船在此處兌糧。又於別處給發行糧。奸

胥糧長。刁勒不發。挾逼折色。每石數錢。短少低銀。不得不領。長途枵腹。因而動耗本糧。正數掛欠益多。請敕部議。嚴加禁飭。如有折色者。以誤漕重治。至於防欠。亦宜徵收本色。以石抵石。則正糧自無虧耗之數矣。

庶常館選宜嚴疏

竊照國家倣明朝舊制。改進士爲庶吉士。設官教習。給以廩餼。非徒虛糜歲月。而博養士之名也。將使之博學多通。練達時務。以眞學問爲眞文章。以眞文章爲眞事功。庶朝廷得食其報。可共佐太平耳。然欲得眞才而用之。必先嚴其分別。分別既嚴。雖未必人人皆大受之器。庶幾拔十得五。以編檢用者。他日可望以房杜之業。以臺諫用者。他日可望以韓范之績矣。不然。學業未就。雖居詞林。而無啓沃之助。居臺諫。而無經濟之猷。恐左右侍從之班。非濫竽藏拙之地也。故臣以爲欲得眞才。不如愼之於始。謹按會典所載明朝舊制。每科考選庶吉士。不過二十人。散館之日。留不過三五人。逮其後而所留漸多。非舊制矣。今壬辰科庶吉士教習已久。散館在即。臣請皇上敕下內院諸臣。酌量人數。嚴加分別。其學問優長。品行謹愼者。授以編檢科道官。其品行謹愼。而學問微不及者。授以部屬等官。間有學問品行。俱無足取者。是則有負朝廷之作養矣。即宜罷去不敍。至丁憂未經教習。給假久曠學業者。難與現在讀書諸人。一體陞除。應作何分別除授。並乞皇上敕下院臣。議爲定制。以垂永久者也。

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疏

臣竊見我皇上邇來留意吏治。凡點用督撫等官。必再三詳審。而後用之。蓋知人之明。雖古之帝堯。不能過也。然皇上之所以愼用督撫者。以其爲直省民命所係。得其人。則百姓安。不得其人。則百姓不安。故不厭其諮詢耳。然而督撫安民之大務。莫過於舉賢劾不肖。乃年來止息巡方御史。凡一切事務。歸併督撫。而舉劾之典例。未經奏明。則督撫不便於遵行。將吏治何日清。民生何日泰乎。臣考吏部職掌開載。撫按官吏。凡在地方未及半年。有丁憂養病者。俱不許一概舉劾。有陞遷者。所屬地方。恐巡歷未周。除貪酷異常。查訪得實者。許不時論劾奏請。此外。如果知見不眞。亦不必循例舉行。蓋舉劾之典。若是其愼也。豈我皇上銳意圖治之時。而可不著爲一定之例乎。臣請自今以後。凡督撫官員。除境內貪酷不肖文武官員。不時糾劾。無定期外。若督撫丁憂養病者。應照職掌所載。不許舉劾。督撫降處休致者。不許舉劾。惟是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滿二年者。舉劾文武二次。凡文官遇朝覲年。武職遇軍政年。既有舉劾。則不必另行。蓋督撫在地方既久。方能知有司之賢否。且一年一次。以督撫而兼當日巡方之事。規條既定。庶幾留心採訪。於以察吏安民。激濁揚清。實爲至便。至於吏治不清。全由衙蠹作奸。侵漁小民。舊例巡方所到。必行訪拏。今其事歸併督撫。豈可不力除民害。但此幺麼之輩。例不足以汙辱簡牘。請乞天語敕下督撫。照舊一年嚴拏一次。年終造冊。將蠹犯罪名贓銀。分報部院該科。以憑稽核。如有徇庇無所拏懲者。該道府廳。卽以罷輭不及。注其考語。甚者立行題參。如是而人心警惕。清吏治而安民生。或不負我皇上愼用督撫之意也。

徵隱逸以佐盛治疏

臣聞古之聖帝。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在朝之彥。師師濟濟。尤必旁求草茅。錫以爵祿。誠以賢者國家之寶。其才其德。足以黼黻太平。故側席虛懷。不敢使野有遺良也。昔漢光武中興令主。而嚴光周黨之徒。物色維殷。明太祖初起應天。卽徵章溢、葉琛、劉基、宋濂等。既至。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其後如吳與弼、陳獻章。亦並徵辟於天順成化之世。授以諭德檢討等官。書之竹册。燦然有光矣。今我國家倣明時舊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執一經者。雲集響應。拔十得五。蓋不乏才。然欲使蚌無遺珠。璞無遺玉。則布衣韋帶之中。豈無其人。恭讀皇上今歲六月二十日上皇太后徽號恩詔內一款云。山林隱逸。果有懷才抱德。通達治體者。該督撫核實舉薦。朕親加試用。大哉皇言。此卽古帝翕受敷施之心。然而頒詔以後。數月於茲矣。各直省未見舉到。豈以天下之大。遂無魁碩之士。應旁求之命者耶。臣請敕督撫。虛心採訪。合之輿論。每直省各舉一人。得人者有賞。濫舉者有罰。務如詔旨所云。才德兼全。通達治體。覈實舉薦。然亦必求眞正山林隱逸之人。方於詔旨有合。不負臨軒親策之雅望。若既簽仕入流者。或以觀望未用。或以罪過被斥。儻濫冒斯舉。徒使弓旌之典。竟爲終南捷徑。是昔人所謂兼程並進。而膺不求聞達之科者也。豈不貽笑於後世哉。古今一理。何代無才。患所以求之者未至。此臣不能無望於天語再敕。亟求眞品。以佐盛治者也。薦舉創典。例應公車起送。乃盡待賢之禮。此又在督撫仰體皇上求賢之意。信恩詔而求逸良。臣竊以爲必有應運而興者矣。

敬陳用兵大勢疏

臣昨跪誦上傳諭令內外大小各官精思職掌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言責者必盡其言臣職言兵者也雖未嘗披堅執銳習於戰陳然嘗觀古人已往之蹟因以察其權便之故每見開創之君所以平定天下者必先定其規模然後命將出師雖萬里之外如觀之於掌上史册所載漢唐宋元明諸君其混一之方略可考而知也大約審於先後之宜明於戰守之勢信其賞罰之權裕其軍儲之備得其撫綏之人攻則無有不取守則無有不固矣夫我大清以天下無敵之兵當元二三年之時海內望風歸附取滇黔定蜀粵如反掌之易耳然而川南有復燃之死灰貴州有未殄之餘孽粵西海島之間紛紛草竊連年征討尚逋天誅將士暴露甲冑生蟣蝨輸糧運草天下之民未獲休息皇上不免旰食之憂者何故前之所以攻之者是矣後此所以撫綏之者未得其人故也往事誠無及矣臣請得借箸以籌目前之局面可乎夫平西墨勒根蝦等勁旅控扼漢中此賊之所望而震焉者也撫臣李國英綏輯軍民流亡漸復賊當奔敗之餘其氣已喪不敢復出誠無足慮川內窮荒人民俱絕得其地不可用我似非進取之時然而秣馬厲兵待時而動不可一刻忘進取之謀蓋蜀爲滇黔之門戶自古取滇黔者多繇於蜀蜀既收而滇黔之勢如破竹矣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洪承疇駐兵長沙又有大將軍陳泰季思哈等鼓行而南遵時量力自有方略非可漫爲遙度昨臣見都察院土賴等題請撥軍選將攜帶家屬駐於武昌夫家屬既往不至征戍往來則滿洲兵士之困苦稍息爲今日安邊甯民之要策急宜允從但家屬雖駐武昌而輕

兵宜分駐於長沙、庶可東西兼顧、以備征剿、願皇上之留意也、粵西形勢稍弱、賊思狂逞、昨歲桂林之役、小懲而未大戒、必且復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然臣聞道路之口、粵寇與黔賊近頗不睦、宜令兩廣藩王、與督撫鎮之兵、相機戰守、步步蹙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更番迭出、擾其耕牧、奪其險要、則賊勢自潰、此三方者、粵西較易、先破粵寇、則黔賊有膽落之勢矣、然欲三路大舉、平定滇黔、一勞永逸、則非廣積軍儲、爲長久之計不可耳、至於水寇豕突、焚搶之慘、沿海騷然、若不早爲蕩平、事久變生、延蔓滋大、今雖大兵南征、彼窮海遊魂、豈不爲奔竄之計、仍請皇上嚴敕督撫鎮將、盡力合剿、定限蕩平、要兵與之兵、要餉與之餉、要船與之船、三者備而海寇不靖、治諸臣不效之罪、則有皇上之三尺在、臣所謂先定廟算、明賞振罰、以圖天下太平者、此也、儻蒙採取末議、見之施行、將見規模既定、攻則無有不取、守則無有不固、生民免干戈之患、河海有晏清之日矣、

破資格以用言官疏

自古帝王、必擇骨鯁之臣、置之左右、使隨事納忠、爲保世無疆之計、今皇上於漢官建言諸臣、業已查其事之始末、開進御覽矣、然緘默者養俸以待遷、直言者貶黜而獲罪、雖復其原職、尚未足鼓敢諫之氣、宜擇當日不畏權貴、直聲尤著者、出自特簡、破格遷擢、則忠諫之路益開、而人無所畏避、若夫旗下出兵、雖風憲大臣、亦在其內、夫出兵大事、固宜選擇智勇之將、而內廷匡弼、尤爲緊要、自今以後、請我皇上察滿官風憲中、不能言者、自宜出兵、若有讜論正言者、留之衙門辦事、不使遠離朝廷、蓋在封疆、惟貴能戰之

將在廟堂則須敢言之臣用得其宜庶國事無不克濟也滿官中因公建言若有得罪者亦宜一體開列呈進皇上鑒裁其都察院六科滿洲烏金超哈官克盡言職資俸已深者聽都察院吏科咨送陞轉則滿漢一體而國家收直臣之報矣

定會計以清財賦疏

年來國用不足全由皇上未親政以前一切錢糧任意混冒全無稽核親政以後始行考成銷算諸法釐剔稍清然在外之巡撫藩司每年各有奏銷而在內戶部之錢糧出入所關最大豈可不逐年銷算昔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戶口賦稅較之天寶之間開列詳明今我國家定鼎以來十餘年矣戶口之增益若干賦稅之增益若干最爲富國根本舍此別無點金之術宜敕戶部每年二月內將前一年出入數目開造清册彷國計薄之例造戶口賦稅大數恭呈御覽仍下該科磨對則在外之錢糧清而在內之錢糧亦清矣至於橫斂私徵暗加火耗濫派包賠蠲免不實等弊雖有司之不肖亦由各書吏工食太薄故相率而爲奸弊凡厥庶民既富方穀豈有衣食不充而望其爲善者乎前代增添小吏之俸見於詔書豈無見而然宜敕戶部量增內外吏書工食或將別項裁減加添此輩吏不爲奸則官能守法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之謂也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

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頹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

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娼優之徒服色豔麗負販市儈之伍輿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毀生不爲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剏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各直省府州縣簿書敲扑視鄉約六諭之教爲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侈靡蠹耗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結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爲僧違者治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力田而國家收富強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旌善懲惡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爲故事則民皆有淳樸向化之思矣

請續褒故明申太僕遺忠疏

臣聞忠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間氣所生也有忠臣孝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道義名節善無微而不揚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氣人心非徒使既歿之幽魂凜凜生色於九原也我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上傳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查明末死節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眞昭示萬古之懿典哉諸臣爲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眞而未經褒錄者獨遺太僕寺寺丞申佳允一人臣竊傷之夫佳允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則於京師之王公廠昭昭在人耳目間豈可假哉查禮部覆疏原因太僕

寺順天府保送投井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稱縊死互相參差是以置之無容再議然佳允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最眞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縊之參差遂使忠魂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皇上敕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天府與臣所保俱爲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相與尸祝而讚詠之者則已久矣臣見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女俱命殫思博採故敢補牘再陳儻孤臣姓字不致湮沒無聞邀一視之曠典列法戒之新編於以表忠勵俗亦裨益風化之一端也

重農功以資兵力疏

皇上軫念滿洲兵士之苦連年征討遠役不息使其室家仳離衣食不充此皆爲國家出死力而成大業者也何可不多方恤之然臣聞年來水潦之地盡給漕糧皇上恩養兵馬何嘗不周惟是八旗莊頭地方遼闊各莊頭多有未知地利農功不勤或隄防潰決任其淹沒而無修築之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農事愈隳而兵之所資者愈乏是名爲有地而其實皆朝廷出粟銀以養之也今宜建八軍都督府於皇城近處以爲八固山治兵出令之所又選八旗中老成練達曉知農事者立爲勸農之官每旗用正副二人令其春秋勞來巡行阡陌凡在京之游手好閒者驅而之農莊頭之奸惰害人者治之其淳良而力農者賞之凡有隄防潰決田功水利之事得以奏聞則農事修而兵力亦振矣

講律令以清刑罰疏

朝廷明罰敕法。設爲刑律。所以使民知之。而不敢犯也。今天下各衙門。只有律書一部。鎖閉深藏。小民不得與聞。又何怪其犯法者纍纍乎。宜敕督撫。將刑律要緊條件。與民相關者。摘而刻之。俾有司春秋暇日。爲之講解。卽學宮之中。亦宜令學官。與士子不時講習。則明習法令者衆。而不至於犯法矣。至於盛京爲發祥之地。尙不必以安置流人。而甯古塔之地。臣聞其窵遠嚴寒。多有冰雪海氣昏霧。日色罕見。至其地者。九死一生。皇上如天之仁。常懷禹湯泣罪解網之思。請祈敕該部。將遼東各城。擇其罪之輕重。量遠近以流之。不必專發甯古塔地方。庶法既行。而法外之仁亦得矣。

竣大工以恤民生疏

今天下大利大害。莫過河工。臣於十年內。曾具疏上請。差工部大臣一員督催。彼時工部之臣。覆疏不肯差遣。既而工竟無成。臣嘗讀書。見漢武帝親臨宣房。以塞河決。查明朝會典。令伯一員。充總兵官。刱行漕事。又遣都督侍郎各一員。及尙書一員。伯二員。往來提督。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其視河道。若此之重也。今時日已迫。而工部未遣一人督催。民生之害。何日可已。請乞敕下該部。速差的當滿漢官員。飛騎督催。工完幾許。未完幾許。務要三日一報。五日一報。庶功奏垂成。而數十萬金錢。有裨實用。不負我皇上憂民饑溺之心。若夫乾淸宮之建造。固萬萬不可已者。其餘似應盡行停止。待豐年爲之。未晚也。至於輪班匠役。明朝徵銀解部。以備大工支用。今自改革之後。未見淸理。宜敕工部。通行稽查。以助公家之費。而沿河河夫。挑濬拉船。鑿冰濟運。最爲苦痛。不可不蠲免雜差。以蘇遺黎者也。

魏文毅公奏議卷二

用人宜別賢否疏壅滯疏

臣聞古帝之所以治天下者無他。曰在知人。在安民。未有不知人、而能安民者也。亦未有賢不肖雜然並進、而可謂之知人者也。故欲進賢退不肖。則莫若明賞罰。明賞罰。則莫如憑舉劾。使賢者有以見其才。而庸常者無由進於高位。然後嚴祛冒濫。疏通壅滯。則仕途有澄清之象。而人才無否塞之嗟矣。臣謹條議於左。

一、近來藩臬二司。或用無薦者推陞。昨經御史石維崑條陳。部覆以有薦而俸太淺。無薦而俸已深。應當論俸序陞。臣以爲俸雖深而無薦。則其人之賢否。尙不可知。如近日黃紀白士麟有薦。尙被參劾。況無薦者乎。似宜論薦不論俸。如按察無薦。則陞參政之有薦者。參政無薦。則陞副使知府之有薦者。其餘一例可推。伏候上裁。

一、從來仕途。只有進士舉監吏員。原無生員做官之例。近者八旗教習。盡用生員。以此爲捷徑出身之地。考授知州知縣等官。夫國學原有監生。月食朝廷廩糧。其學問勝於生員甚遠。何不用以教習。而乃另設生員教習。既費公家之糈。又開僥倖之竇。吏治之雜。莫此爲甚。臣謂生員教習。宜一切罷去。專選監生之學術優長者教習。滿日酌量優考。省費清冗。得師一舉而三善備焉。伏候上裁。

一、近來教官壅滯。五六年前。尙未選及。終以槁項黃馘。老死牖下。臣以爲宜令各省提學。每年終。將教職舉劾一次。庸劣衰老者。嚴加澄汰。此明朝曾行之例。非臆說也。前部覆科臣張璿本。雖云督撫按澄汰。而督撫按事繁。非其專責。自宜專責之直省學院。與提學道。伏候上裁。

一、貢監壅滯。數年不選。吏部前覆科臣張璿本云。首領佐貳。有貢生吏員兼除之缺。吏員常不如貢生之多。臣以爲自今以後。在京內院各部院卿寺六科等衙門。及在外督撫按藩臬衙門中。典吏有才者。許考經歷佐貳官。其餘府州縣衙門吏員考職者。只與典史巡檢大使等官。首領佐貳。多有貢生。則貢生之闔選有日。而不致壅滯矣。伏候上裁。

一、通判六品。府官也。知縣七品。屬官也。明朝風俗敝壞。以知縣係正官有權。通判無權。迨我朝相因未改。廷試時。通判缺反居知縣之次。又連年以來。積通判數百人未選。河清難俟。向隅可悲。臣以爲以後貢監廷試。只以知縣佐貳教官分行考授。知州通判係五品六品。不作初考之缺。留爲舉貢知縣陞轉之地。其前此考中未選通判。宜照吏部新經題請奉旨事例。不拘遠年近日。卯先者先選。卯後者後選。速行疏通。伏候上裁。

一、鴻臚寺職列清卿。萬歷以前。盡用甲科作掌印官。如大儒王守仁。皆曾爲之。其後正途薄而不爲。乃係陋習。應用甲科。以復舊制。伏候上裁。

一、各衙經歷。最爲無用。昨順天巡撫董天機題爲應裁。臣思經歷之應裁。豈止順天地方。宜敕該部將各

省衙經歷一概裁汰省費清冗其益大矣伏候上裁

一、州縣佐貳雜職缺員甚多雖係末員然關係地方實爲緊要若部選不到則委署勢必濫及臣以爲除舊規佐貳雜職缺員督撫按季報部外宜令直省按臣及按察司官按季報臣衙門以憑查催銓補伏候上裁

以上諸款其於進賢退不肖疏壅滯清仕途不知有當與否伏惟我皇上睿覽明照大破從前拘泥之習敕部從實舉行俾仕途人心鼓舞則治平之一助也

請頒御製諸書疏

臣聞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者有忠敬誠慤以蒞之也故禮教治於未犯之先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粱肉也藥石偶一投之粱肉則一日不可缺此善養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三代以後治術之近古者蓋亦鮮矣若漢文帝唐太宗庶幾帝王之道然考其設施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將相舊臣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興於禮義唐太宗貞觀之初人皆異論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行仁義不數載華夏安甯夜戶不閉後太宗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堯舜湯武之後若此二君者誠知治道之先務得體元之大法也況我皇上平日事事欲以堯舜爲法不屑屑於二君者自受命御極以來十三年於茲矣薄海內外莫不戴之如天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措禮義未興又且災異迭見皇上晝夜皇皇以三過

自責。思所以致太平而欲求其效。臣以爲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尤莫先於以教化爲急。深恩厚澤。以結天下之心也。蓋固結人心者。所以祈天永命。而祈天永命者。所以報答祖宗。今刑獄日繁。而禮教或缺。士乏廉退。民過囂淩。非諄諄訓迪。又烏能風移而俗易乎。臣昨面蒙皇上賜讀戒殺彙鈔。欲印施三萬本。以化導俗氓。夫豈不知律有明禁。而復假書以爲勸戒者。誠以法之及人者淺。教之及人者深也。然則天下臣民。皇上欲教養而生全之。又不知如何矣。臣聞皇上御製有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所以遏惡揚善。闡明聖道者甚至。伏望仁恩廣暨。遍賜羣臣。其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等書。仍懇頒發直省學宮。每學一部。俾誦讀講解。使天下之人。孜孜然共砥礪於自新之路。而潛消默轉其不肖之心。將見風醇俗美。刑罰止息。遠追堯舜。近邁漢唐。好生之德。上同覆載。鴻號豐功。書之史册。垂諸萬世無窮也。雖然。臣更有請焉。孝經一書。臣往歲曾具疏上聞。欲於科舉頭場出題。禮部覆疏。於後場出題。然未見實實遵行。再請敕照前議。庶孝經大行於世。而士子之學術有本。楊繼盛之忠。業蒙皇上殊褒。刻表忠錄以賜言官。若御製序文。似宜鐫碑祠前。寵慰幽魂。且以風動後來節義之士。

急廟算以紓民力疏

今天下民生。何以不得安哉。雲貴之餘孽。尚爾鴟張。海上之遊魂。猶然鼓浪。征調繁興。往來不已。旗下繕修器械。買辦馬匹。民間預備糧草。供應飲食。銷算正項。所費無窮。語云。行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日則興師一萬。日費不下千金也。在督撫羽書告急。朝廷不得不發。熊羆之禁旅。以資廓清。然最可恨者。大兵至而

賊遁大兵旋而賊復來是以逸待勞賊之狡計得行而我反困於道路之奔走也豈可爲得算哉臣聞黔寇所藉兵力洞蠻爲多而洞蠻之所以不歸者以朝廷欲追其前朝敕命夫招攜懷遠因時制變但期歸順給以新命何必追其前朝之敕待向往之後徐圖收繳亦未爲晚宜敕下經略明諭招徠勿失信於遠方者也至於進取之機則經略諸臣自有方略臣無庸贅言矣惟是海上之事日日造船而未見揚帆之用年年發兵而未奏獻馘之獻則臣竊疑之蓋鄭氏自明天啓之年作亂海上三十年於茲矣出沒波濤其長技也我雖大兵雲集彼豈敢出而一角若揚帆於大海之中以擣其巢穴我之水師既少而又不練亦必不能然而彼中督撫皆未見鑿鑿說破者臣竊恐其以造船爲借口而究竟未有實用也以臣之愚見請皇上擇知兵大臣一員前往浙江福建沿海一帶逐處察考某處緩不必備某處急宜備某處兵多無用某處兵少宜添船可造則造船若必不能下海則省其銀錢以募兵沿海數千里布置嚴密使賊片板不得到岸蓋沿海雖長臣聞入犯之港皆有緊要築堡扼險練習火攻設伏勦擊其勢亦易督撫鎮道將俱移近海堵禦勿得遠居無事之地其滿洲大兵酌量緩急留鎮要害不必頻頻多發使賊聞風而去徒勞無益也誠行此法不過一二年賊不能上岸搶掠必坐而受困然後招其攜貳散其黨與量移內地勿致復蔓海寇可以漸平海寇平而我兵威益得專力西南民生有安枕之日矣

督臣汛地宜定疏

臣竊惟朝廷安撫地方澄清吏治有撫按鎮道足矣所以設總督者專爲勦寇靖衆而設也連歲閩浙多

事。沿海之民。多被蹂躪。荆楚之間。禁旅久戍。甲冑幾於生蟣蝨矣。崇明屢受圍困。糧鹽船隻被燒。未聞早奏膚功。以策飲至之勳。非諸督臣之罪而誰罪乎。近侟代撤回。李率泰代之矣。馬鳴佩告休。郎廷佐代之矣。二臣職隆樞密。任同分陝。必期以滅寇爲心。使海不揚波。斷不可聽其滋蔓東堵西禦。遂謂足了總督之事也。我皇上鼓勵方新。二臣自有方略。以報朝廷。東南之民。且翹足引領以待之矣。惟是臣前財賦困於用兵一疏。內言浙閩督臣移駐事宜。已經部覆行。察尙有可併陳者。臣聞浙閩督臣。建節於衢。福而江南督臣。駐劄於江甯。夫無事之時。居省下內地可也。今沿海用兵。督勦是其專職。尙可黃金橫帶。而逍遙於閑適之地乎。臣以爲浙閩督臣。在閩宜居漳州。在浙宜居台州。江南督臣。無事則居江甯。有事則居鎭江。庶征勦爲便。鎭江既有督兵。而禁旅可省歸旗下休養。此江浙二督之汛地也。五省經略。湖廣亦在其內。朝廷以地方未靖。仍令祖澤遠節制。然荆州西連巴蜀。遡峽而上。則爲夔州成都。乃防賊緊要門戶。古來取蜀者。多由此進。今督臣與撫臣各擁兵數千。同居武昌一城之中。乃以荆州付禁旅守之。則督臣居無事之地矣。臣以爲楚撫宜居武昌。而楚督宜移鎭荆州。圖戰守進取之計。且可省禁兵十之二三。歸旗下休養。此楚督之汛地也。臣爲此議。非獨以財賦不足。欲省調發節饋餉。正以明督臣之職掌。使從此脫推諉之積習。奮勵有爲。以措南方於磐石之安。然後太平可得而言也。

郡守宜於久任疏

臣觀三代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

宣帝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也。明初猶倣此意。迨其後兵備繁多。陞遷數易。而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覩矣。今我皇上遵古之道。愛養元元。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卽有賢守。輕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爲自今以後。知府俸深有薦。應陞副使者。卽加副使職銜服色。仍管府事。督撫按監司等官。卽以副使禮遇之。若俸深有薦。應陞之時。與各副使一體論俸。加參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參政論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遇京堂有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知府之職任得久。庶盡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其業。遠追漢代之盛。不難也。雖然。知府爲表率之寄。捕盜分之同知。刑獄分之司李。知府皆得以兼之。而有司賢否。尤爲緊要。自今督撫按薦劾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責之知府。庶事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愈有裨益也。

除弊政以清銓選疏

臣聞先王之班爵祿也。因財以定官。因官以定俸。故公卿大夫。各有采地以養之。俾其安富尊榮。以別於卑賤。而下至庶人之在官者。亦有應得之祿。足以代耕。而不使之困窮迫促。以習於奸弊之事。此安上而全下。所以爲王道也。自漢竈錯有納粟贖罪之議。吏治因以雜而多端。後世沿其陋習。賣官鬻爵。遂有援納事例。至於幺麽小吏。亦復責其納銀。弊已久矣。我大清定鼎以來。革除弊政。不遺餘力。然猶有相沿陋

習。如援納事例是也。昨見戶部本內。督撫衙門書辦。每名納銀一百五十兩。督學並鹽漕茶倉等各差書辦。每名照該衙門承差例。各納銀一百二十兩。其餘布按道府州縣書辦。各納銀不等。臣甚疑之。夫此書辦之應役者。果皆殷實富民乎。彼殷實富民。自足仰事俯育。何樂應役。若其貧窮。則前項所納之銀。出於何處。方今國法森嚴。犯之者。輕則流徙遼左。重者縯首市曹。而責以納銀事例。彼有急於圖官之心。則多方爲詐索之計。以僥倖於不敗。是教之使爲奸弊也。況佐貳以下。皆係親民之官。今日既以財進身。後豈能以廉律己。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民。欲百姓之治安。尙可得乎。自古天下之治也。必曰官貪吏汙。今縱不能加小吏之工食。以杜其奸弊之路。奈何著爲令甲。納銀得官。而使銓政由此而壞乎。在部臣之議。原因財用起見。行往日之舊例。而臣以爲議開議節。自有大道。後世苟且之政。所得無幾。其害甚大。斷乎其不可行也。昨臣衙門同吏部覆科臣嚴沆疏云。時勢當更易者。卽有成案久遵。亦必詳列不應沿習之故。及卽當改絃之由。請加裁定。如此相沿弊政。所宜急爲革除。以定一代之善制者也。

請立限田授荒土以重農功疏

臣聞漢臣王吉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公卿大夫。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舉明王於三代之盛者也。豈三代不可復乎。夫三代治天下。以養民爲根本之圖。故其丁甯告語。惟重農功。其所以養之者。至纖至悉。而有法也。後之君臣。苟師其意。而不泥其迹。何治之不古若。今皇上秉聰明睿智之姿。心與

天應動爲民謀。念天下甫離明季兵戈荒燹之虐。瘡痍未息。多方拯救。日無甯晷。進循良。除貪墨。蠲賦稅。問疾苦。協氣既應。風雨以時。民無阽危之憂。有室家之樂矣。然而財用匱乏。未有長遠之計。補偏救敝。終是苟且之術。若欲立一代養民之制。使其各有本業。務於田里樹畜。而無兼幷之害。則莫如立限田之制。自秦幷天下。壞井田。其後富者田連阡陌。或數百頃。或至千頃。貧者乃無立錐之地。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無田。代耕富者之田。終身胼胝。甘爲賃役。田減者。役反重。田增者。役反寡。農民重困。天下之亂。每由此生。夫井田決不可復。是以漢之大儒董仲舒。斟酌古今之宜。說武帝限民名田。以爲更化善治之本。何武師丹並申其說。其後西晉限王公之田。北魏起均田之制。時行時止。然古今之英儒碩士。留心治道者。未嘗不憤惋歎息。以爲斯民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也。今本朝八旗之制。分田授祿。既已合於成周之法。連歲以來。天下初定。田畝新闢。土曠人稀。豪強之兼幷者尙少。舉千年之美政。行之一旦。在皇上一振舉耳。臣以爲漢人名田。宜酌定其制。凡公卿大夫士庶人。及庶人之在官者。以爵位爲等殺。地有限數。不得踰額。如庶人農工商賈。不得過五頃。舉貢生員。不得過十頃。九品至七品。不得過三十頃。六品至四品。不得過四十頃。三品至一品。不得過六十頃。其制前所買無論。自頒制之後。有不遵禁令踰制者罪之。富民佔田既少。則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於以均貧富。杜侵漁。除衰世苟且之政。復古先聖王之法。誠無以易此也。臣又稽之於古。唐初定天下。計口授田。謂之世業。卽是限田之法。最爲善制。而今游民未作。甘於隋窳。不務農業。各直省荒田過半。若待其自墾。則成熟無日。宜令各道監司。督所在有司。察

所管地方。無地之民。若干戶口。貧而無資者。自二十畝以至五十畝。或百畝。富而末作者。自五十畝以至百畝。或二三百畝。授之開墾。永爲世業。不過二年。天下荒地。盡行開墾。民富而賦足。定滇黔。取川蜀。可鞭撻而服也。然後興禮義。起教化。漸致刑措。祈天永命。以追唐虞三代之盛。不亦休乎。臣聞一代善制。定於開創之君。限田授業。所以重農務。富元元。乃古聖治天下相傳之要法。致天下之第一事也。惟皇上明斷於中。敕下諸臣詳議施行。卽書之史册。傳之後世。知大聖人之所爲。高出於古人萬萬也。

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臣以庸非之材。蒙皇上破格擢用。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官高祿厚。奉朝廷非常之寵。臣之所大懼也。棟撓餗覆。關皇上知人之明。亦臣之所大懼也。臣敢不夙夜圖維。竭犬馬之力。以仰副銳意圖治之意。顧今天下係開創之天下。皇上乃開創之第一主。必其綱紀法度。事事可以爲後世模範。而又本之以仁義忠厚。達之以禮樂文章。則皇上勳德之隆。超軼今古。而臣子功名之美。彪炳春秋。是在皇上如天之運於上。而諸司各盡職掌。如風雲雷雨之不愆其職。始之以勤勵。終之以悠久。久道化成。可計日而俟也。夫天下之事。其可言者甚多。臣固當從容講求。以入告我后。然而欲盡臣心。必先明本衙門之職業。職業載在憲綱。所宜遵守。本朝十四年以來。雖有明代舊書。時移勢變。未經損益。則是功令未明。而風憲之臣。無所奉以爲程式也。伏祈敕下臣衙門各官。督率本衙門理事官與掌道御史。及時修定。勒爲成書。然後上請御覽。以頒布施行。則職掌明。而憲綱肅矣。

請實圖修省以弭天變疏

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之。人主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業軫宸衷。惕慮。令羣臣齋心祈禱。又閱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常火災三日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伏察禮部移文內欽天監具題。推算於順治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又於本年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臺端。覽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遙奪月光。是爲陽勝陰也。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爲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爲姤。陰微而卽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後月食。爲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旣。亦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尙能遇災恐懼。因變禳救。況我皇上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尙德緩刑者。修省之實。可弗講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緣事降斥。沈滯下僚。屢逢恩詔。未見湔洗。所宜敕下該衙門。速爲察奏。取自睿裁。廣闢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繕修宮宇自戒。今皇上創建內殿。尊祖奉先。孝思不匱。其工難緩。至於此外。凡係土木之工。不論大小。請敕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專意養兵恤民。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立法不赦。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似宜稍加分別。若錢糧考成。參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

宜敕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賢能。如因錢糧降謫。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孤鰥。今恤刑已畢。又屢經恩赦。豈尚有刑之未詳。冤之未理。所慮有司奉行不實。蠹役上下其手。皇華之使。逍遙驛路。德意稽遲。今宜請敕下該部。將應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直省督撫按。速爲清理。仍將開釋冤滯姓名件數。覆報部院。以憑稽察。若夫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甚微。五品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於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靖。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饑饉可虞。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之費。待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款。臣不敢爲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忱。仰瀆睿聽。伏冀皇上深思遠慮。救之於未變之前。修德慎刑。持之於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撫字宜圖。疆場靡甯。招攜懷遠。文德是尚。仍嚴飭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國爲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勁之虛文。勿止修救護之故事。庶可以轉禍而爲福。變災而成祥。將甘雨遍浹於郊原。而三光亦爲之改色矣。

敬陳軍屯大政疏

今天下治平之效未奏。山陬海隅。警報頻聞。幸而天意降康。國家有年。兵食之計。稍得贍給。不致窘迫。設使有地方一二千里饑饉之憂。不知司國計者。何以待之。夫搜括裁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俸祿裁而

室人交謫。則官困。優免裁而廩給缺。則士困。船隻封而腳價莫償。則商困。敲扑急而瘡肉俱盡。則民困。兵戍頻興。馬匹衣甲之需日煩。霜露寒暑之憂不免。則兵亦困。是今天下之大患也。然官士商民。皆困於兵。而兵亦未嘗不困。則其隱憂將在於國。尙可不知所變計乎。如欲變計。則莫如取古人良法而施之。三代兵農合一。其後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衞民。民出供給以養兵。然民力往往重困。是以宇文周行府兵之法。而唐與明皆法之以立制。當明之初。養兵百萬。不費一錢。則衞所之屯政修也。今舊衞所既廢壞。難以復用。而天下兵餉。費至一千餘萬。若不議屯田之法。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往歲亦曾議屯政矣。而所招者民。既謂之民。各有籍貫。各有有司管轄。何事於屯。是以貽譏畫餅。而且大爲民害。今所議者軍屯。每兵一千。擇堪戰者。教習訓練外。其老弱者。每千內揀四五百名。以爲耕種之兵。凡係屯兵府鎭。及扼要關塞。地不拘民衞。查有荒蕪田地。不論有主無主。及各王府未辦價舊地。俱廢官田。俱撥與守兵耕種。況山東、河南、川、陝、湖南等處。地曠人稀。可耕之田尤多。每兵撥給一區。大約不過二三十畝。其牛具種粒。官爲給與。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比照各地方民糧銀數。算作兵餉。仍令該管將領官。盡力督催。該鎭道總提轄之。歲課籽粒。以爲殿最。如此則一歲之中。各直省屯兵所在。可添糧數百萬石。可省餉銀數百萬兩。然自明季以來。兵驕將惰。以耕耨爲恥。坐食耗餉。其弊久矣。昔郭子儀功存唐室。封王汾陽。躬耕百畝。以勵軍士。諸葛屯於渭濱。羊祜屯於襄陽。古之經濟名臣。未有不留心於此者。是在督撫鎭以身倡率。斯法制可行。然屯政所費貲本。必先得數十萬金。議者或難設處。臣以爲此乃當今天下第一大務。此政不行。財用終

無足法。或將鹽課撥給。或將正項借用。贖鍰贖穀操賞等項。俱可措支。至於所在富民。願納監者。憚於道路跋涉。未能至於京師。聽其各於各布政司及各督撫道府處。上納銀穀。轉文京師。即准入監。則援納者必多。而可藉以集事。總之。朝廷先費數十萬金錢。亦當捐帑爲之。況所費貲本。可作正項抵算。而獲利無窮。實爲兵食久遠之計。未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伏祈皇上考之舊典。詢之衆論。敕下該部。速行打算。詳議妥確。務於來春肇舉其事。天下且拭目以觀善政。兵之困蘇。則官士商民積困俱蘇。一代久安長治之業。必權輿於是矣。

備陳進取應行事宜疏

臣竊觀近日時事。黔中慕義來歸。粵西勢已窮蹙。奉天命以行天討。大張撻伐。誠不容再爲遲延。養寇遺患。今八旗糾桓義旅。已啓行在道矣。臣以書生。不獲執殳前驅。顧可不竭芻蕘之愚。以佐勦撫之謀於萬一乎。謹陳五事於左。惟皇上採擇焉。

一、饋餉之官宜設也。師行糧食。第一大務。稍有遲滯。則軍機違誤。今川湖兩粵雖有布政司糧道。祇可備催儹之事。至於押解隨營。必得文官隨武臣支應。似宜三路各添餉司戶部主事一員。擇其敏練有才者爲之。一切糧餉或係民運。或係兵運。皆須恤其困苦。相其緩急。應奏聞者。與督撫商酌。不時奏聞。庶於軍機無誤。

一、方面之官宜備也。朝廷平定地方。大兵之事。而安輯勞來。則督撫之事。督撫所倚爲手足者。藩臬司道

也。地方收服。弗得司道之賢者以撫之。釁亂易生。往歲事例。多有用劄委者。殆非愼重名器之意。似宜預選內外諸臣。破格陞用。爲司道及知府等官。駐節川湖境上。俟地方一開。卽杖策前進。加意撫恤。其陞轉仍照邊俸另算。庶足鼓舞人心。

一、州縣之官宜愼也。州縣爲親民之吏。得人則惠民甚易。不得其人。則殃民亦易。況新收之地。瘡痍必多。休息更切。往歲每用無藉之人。惟知朘剝。遺民何望。臣以爲川陝楚粵多有孝廉明經願出仕者。第以長安遙遠。窘於資斧而止。今若令川陝楚粵舉貢有願出仕者。該藩司察係無過。申送軍前。聽領兵王及大將軍委用。則州縣官皆得人。若無藉之人。一概似不宜用。

一、捐助之賞宜懸也。昔漢武帝有事邊功。卜式輸助最多。特加優用。今皇上赫然征討。爲萬民除害。需糧既多。恐民力難支。楚粵川陝果有富民輸糧千石或二千石至軍前者。宜優異其格。以勸衆人。

一、新定之民宜恤也。西南蹂躪二十年。湯火之餘。王師所到。簞食壺漿。角巾稽首。自可預料。但服民之道。宜服其心。臣以爲除抗順不服者宜誅外。但閉城而後降者。亦宜聽其自新。不事殺戮。倉庫錢糧。一毫一粒。封籍以資大軍之用。臣料皇上仁德如天。諸將辭朝之日。必已諭誡再三。更祈敕下經略督撫傳檄曉諭。則仁聲遠播。歸順恐後。兵不血刃。而南服永定矣。

請法天以行仁政疏

臣昨於二月二十八日。隨侍經筵。得聞講官講漢文帝春和之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

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臣竊思春日雍熙。正行慶施惠之時。因事推廣。敢不舉仁政之所宜先者。爲皇上陳之。

一曰恤煢獨。鰥寡孤獨。王政之所先也。故文王懷保惠鮮。必先乎此。誠以此四民者。俯仰無資。衣食不給。對淒風而號冷。望皓月以啼饑。譬如失乳之子。待哺更切。非大君德澤。何以起捐瘠而生之。昨因兵餉匱缺。概行裁減。臣以爲所省無幾。而於政體損傷甚大。況皇上視民如傷。方且大發內帑。以賑無告。此項豈可裁減。近巡方御史屢以此事入告。臣請敕下戶部。一概照舊。勿得裁減。其足財大政。另宜講求良法。

一曰掩骼埋胔。掩骼之文。載在禮記月令。而後代鮮能行之。昔文王恩及枯骨。諸侯歸心。唐太宗貞觀二年四月。詔收瘞隋季暴骸。史臣嘆美之曰。太宗之恩。及於天下。仁矣哉。今天下經大亂初定之後。凡古戰場所在。多有無主遺骸。拋棄原野。即府州縣衞地方。亦有荒歲餓殍。無人收掩。青燐鬼火。皆足爲水旱之厲。皇上仁如天地。請敕下各直省所在有司。設法收瘞。不至暴露。事完之日。仍具實申報。勿得視爲文具。

一曰課農桑。農桑衣食之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者寡。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詘。今天下租稅百貨。無不取給於農。農工艱難。得不償費。巧僞之民。棄本逐末。有司又不加勸。國家根本何賴。昔明祖初政。凡有司考滿至京者。皆令書其種過桑株數目。違者降罰。今宜彷其舊制。每年春月。令有司督率百姓。及時興作。勿奪其時。桑株榆柳。宜種植者。隨土地所宜。督率種植。務要將種過數目。申報撫按。仍彙報部院。以憑稽察。至於水利爲農田急務。不特江浙爲宜。凡山陝、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俱可

舉行。袁黃常令寶坻行之有效。今宜大興水利。凡溝渠隄壩。應蓄者蓄。應疏者疏。總以便民爲主。鳥鹵之地。可變爲膏腴之區矣。

一曰舉孝行。百行莫先於孝。孝子能愛其身。能不辱親。可爲廉吏。故古語有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漢法興廉舉孝。禮讓成風。武帝之詔有曰。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可見當時最重孝行也。皇上重刻孝經。又令羣臣修孝經衍義。所以敦重天倫甚厚。但不樹之風聲。凡民未知所勸。臣以爲請略彷漢制。凡地方果有眞正孝子。至性絕人者。里老鄉約人等。開列事實。呈報有司。撫按體勘得實。奏舉以聞。禮部覆核。量用縣正佐貳等官。以敦風化。果有政績著聞。與科目一體陞遷。似宜遠法兩漢。以爲本朝盛典。不可以明季舊無此例而不舉行。庶於皇上敦崇孝德之意有合。而廣錫類之仁於不匱矣。

實舉劾以重銓政疏

臣竊惟遏惡揚善。帝王所以奉天之休命也。陟廉黜貪。人臣所以肅君之法度也。故賞罰得其道。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賢者進而不肖者退。則能爲朝廷興利除害。以捍衛社稷。而福庇蒼生。是治天下之大綱領也。然天下之大。有司之衆。人主不能盡知。故以稽察之權。責之於撫按。蓋自布政司及知府以下。皆古方岳五等之職也。撫按以天子之近臣爲之。故曰巡撫巡按。其實皆以代天子巡狩之職。而欲其賞善罰惡。以肅朝廷之法度也。然撫按之所重者。固莫如舉劾有司矣。舉劾當。則賢否明。舉劾不當。則賢否混。故舉劾不可不明。不可不嚴。所以奔走天下之有司。使之爲善而去惡也。自明季以來。吏治混淆。

我皇上嚴法痛懲。大小臣工。懍懍然皆有奉公匪懈之心。吏治較前已覺改觀。然而舉薦之浮文未去。則眞才未必盡登啓事。而濫竽贋鼎。或以驟躐華膴矣。卽如從來相沿。薦舉俱用四六繁文。不曰驚雷掣電之才。則曰雕龍繡虎之手。如此等語。不可勝數。究其實政。一無可據。勿怪乎薦剡時聞。御屏日註。而眞才眞能。未盡得其人也。臣以爲參劾皆列事款。舉薦豈尙虛文。自今著爲定例。凡撫按薦舉。如各官廉能勤敏。俱要將所行事實。如農桑學校、城池倉庫之類。開列本內。多者六七件。少者二三件。如大計舉薦卓異之例。方許註册陞轉。如有仍襲從前陋套虛文者。該部院科道糾參議處。臣所謂薦舉宜有實政者此也。又如貪酷官吏。或從巡歷告發。或以府道開報。該撫按會同本道。從公詰察。如果眞實。卽宜一面具題。一面羈候。邇來因仍舊習。雖係貪酷官員。奉旨之後。部院文到。方始羈候。彼不肖官吏。已知身被參論。必且極力朘剝。況川、湖、閩、粵遠省地方。自具疏赴京。及奉旨文到之日。動經數月。貪官乘機肆虐。甯不爲地方之害。臣請如會典所載。凡貪酷官員。五品以上參題。六品以下先拏後題。則貪酷之吏。震聾喪魄。有以更變其志慮矣。臣所謂貪酷難以姑容者此也。舉薦不尙虛文。而又懲貪酷舉劾之大綱領得矣。然提薦之濫不革。與紀錄考滿年限之法不明。則吏治終不可清。臣以爲正薦六七人者。提薦只許六七人。正薦四五人者。提薦只許四五人。其提薦過兩次者。似應准一正薦。紀錄事體。各有不同。如捐助銀百兩。卽得紀錄。此可與他事紀錄、及正薦者並論乎。合無將捐銀紀錄者。另行改議。不准抵薦。或兩次抵一薦。猶可少協衆心。若夫考滿之官。必政事錢糧。皆得清楚。然後給由。乃不得邀陞擢之典。甚可惜也。自今以後。合

無將考滿官員。或遇行取。或遇陞轉。與薦多者一體並論。則舊典庶存其意。若府州縣官。到任未及半年之上。而撫按薦舉者。一概不許註册。仍行罰治。以上清提薦、覈紀錄、重考滿、定年限。此四事者。又皆所以嚴舉劾、而明賞罰之大端。總以澄清流品。鼓舞吏治。使海內有司。專務實政。而不爲粉飾奔競之行。以共趨於爲善之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宸鑒敕議。著爲定例。將見循良接踵於世。而僉壬亦蒸蒸丕變矣。

藩臬之職掌宜明疏

臣前疏言舉劾之綱領。既已責成撫按以旌善黜惡之實政矣。然而藩臬之職掌未明。則因循度日。諸事叢脞。將是非多乖。賢否以溷。故必正藩臬之職掌。然後撫按之耳目靈通。手足振舉。實政得以修立也。臣查舊典。布政司職在保釐。爲諸司領袖。凡一省官吏臧否。軍民利病。政治得失。風教盛衰。無不由之。其各項錢糧。自會計徵收支解。靡不督覈周詳。此外如課農桑。均戶口。清冗濫。禁奢靡。簡獄訟。恤孤窮。正士風。通商販。品評僚屬。釐剔蠹弊。宣達德意。稽察册籍。或徑自施行。或呈詳撫按。期於事事合宜。庶不負承宣之職。乃臣觀近日藩司。自催辦錢糧、開報賢否而外。其餘職掌所載。多不修舉。尤可異者。官分左右。職掌則一。不知起自何時。左布政使登堂獨坐。右布政使退避私寓。竟爲曠閒無事之人。設官初意。豈是如此。夫一人之心思。何如二人之心思更爲詳密。一人之精力。何如二人之精力更爲周到。臣以爲掌印自當歸左布政使。而一切料理事務。必二人同之。自今以後。如左布政攬權自便。俾右布政不得登堂理事者。題參重治。其餘農桑戶口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藩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又察得舊典。

臬司職司風紀。肅清庶務。故死刑皆由按察司轉京詳者。蓋必該司以爲可殺。而後以聞。誠重之也。若可矜可疑。及軍徒杖笞。情可原宥者。該司皆得批駁覆駁。呈詳撫按。會疏題請。至於郡縣官邪、吏蠹、土豪、勢惡、邪教、一切不公不法事情。俱得參呈拏究。臣觀近日臬司。數月即陞藩司。故以官爲傳舍。而盡心者少。即如臣忝廵憲院以來。會同刑部。審理恤刑京詳等事。不下數千餘件。其中多有自元年以來陳積舊案。則知從前臬司。全未料理。況各道兵備。皆係按察分司。若不立法稽察。何由申冤理滯。俾政簡刑清。臣以爲各府州縣獄中罪人。因何事故。自何年緣事。何官審理。因何未結。各府州縣。每季俱要造册一本。申報本道。本道呈送按察總司。總司呈報撫按。若有無故繫獄。及淹滯困斃者。將府州縣職官察參。從重治罪。其按察司既將每歲府州縣獄犯呈報撫按。撫按仍歲報刑部。及臣衙門。以憑察考。如此。則刑獄得清。不致淹滯。以傷天地之和。其餘官邪吏蠹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臬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藩臬之職掌明。撫按之考察藩臬也。惟視其職掌之修廢。以爲舉劾。則其餘道府州縣。誰不各盡其職掌者。所謂貞度肅憲。激濁揚清之規矩準繩也。自明季以來。憒憒已久。當今皇上求治若渴。責成撫按以澄清吏治。必先自澄清藩臬始。臣謹臚列其職掌之所宜明。爲撫按澄清大吏之法。以革積習相沿之弊。如果臣言不謬。伏冀容鑒施行。

清兵部吏胥之弊以卹驛遞疏

臣前跪讀上傳。諭吏部等衙門胥役。作奸犯科。實繁有徒。朕已屢見。爾等尚有不明言。臣恭繹明綸。知皇

上洞照如神。無微不燭也。夫肯役作奸。近例處治甚嚴。重則斬絞。輕則流徒。按臣成招。彙報臣等法司核議無虛日。法嚴如此。而不知懼。固自投死地矣。惟是在京衙門肯役之作奸者。莫如兵部差官。此輩狐假虎威。多方逼勒。州縣飲恨吞聲。莫敢誰何。如慶都知縣。被差官王毓恕。率領小九子等。跳牆淩辱。以致縣官投井身死。大駭聽聞。自應嚴正典刑。以慰冤魂。但其凶橫之勢。至於如此。則其餘之未發覺者。不知幾何。朝廷堂堂縣令。竟辱於僕役而死。豈不痛哉。臣竊謂普天率土。仰奉朝命。如天威在上。大路傳遞公文。有急遞鋪。緊急公文。有督撫塘馬。馬上飛遞。奉差之官。皆有夫馬勘合。官大者。有兵快護送。小者。亦有背包軍引路。何用此輩前驅。需索嚇詐。使天下仕進之士。視有司爲畏途。以衝途爲苦海乎。所宜盡行裁革。永不准用。以肅皇華之途者也。然臣更有請焉。文官九品而止。武官八品而止。六品七品八品俱校尉。五品以上俱將軍。今自明季相沿以來。凡差官及部科書吏。俱考授守備。守備乃四品將軍也。非有科目戰功。如何躐授至此。奔走刀筆。不過三四年。膺專城之寄。任禦侮之權。假若盜賊生發之地。果能衝鋒破敵。立功報國乎。請祈敕部。一併改正。凡此皆清肯吏之弊之大者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睿鑒施行。

酌裁衛所丁田以歸州縣疏

臣察得明朝初設衛所。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故養兵百萬。不廢民間一錢。其後法廢而兵政亂。盡用招募之兵。是衛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矣。其相因不變者。蓋以設立衛所。是其祖制。而指揮千百戶管軍之官。又皆開國從征有功者子孫世襲。難以革除。故因衛所而屯田。其實屯田亦係紙上空言。蓋衛所田

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與豪強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制以衞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直隸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尙有用其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固有運糧之役。而大江以北各直省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知所司何事。乃舊日千百戶等官。猶假借名色。濫免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賦又輕於民間。民間供應兵馬、徵糧運草、驛遞夫馬、城池道路、僉解物料、馬價錢糧、里甲現役、一切雜泛差徭。繁難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眞定。亦係有衞所地方。如唐山干言等屯。相去眞定一二百里。其衞所掌印官。未嘗身歷屯地。不過委官徵收籽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被弁軍魚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習既久。莫敢與抗也。又如雞澤縣軍民地各居其半。其賦役亦大相懸絕。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爲民困未蘇。古今偏枯不平之事。未有大於此者。議者皆知衞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爲或累於民。臣竊思漕運衞所有限。其非漕運衞所者甚多。若將不運糧衞所。歸併附近州縣管理。則有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徭。除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蕪可墾。戶口可添三也。銷明季世襲不肖之心四也。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等官。俸薪所費不貲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均平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曠遠。官法不及。隱藏熟地。脫漏丁銀三也。世襲豪霸。雄長其地。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爲除運糧衞所、及邊方衞所不裁外。其餘盡行歸併相鄰州縣有司官管理。仰祈敕該部。詳察明朝一代衞所興廢始末。及本朝時勢不同之故。詳議以聞。此興利除弊之大故。而亦富國安民之第一著也。

遵諭敬陳條議疏

伏見我皇上屢頒敕旨。令羣臣各陳興利除弊事宜。臣等疏庸闇淺。愧無嘉猷。仰佐睿慮。然芻蕘之愚。稍有所見。可助國計民生於萬一者。敢不爲皇上陳之。謹合詞開列上請。

一、吏治清廉爲重。近見薦舉雖多。而開列清操事迹者少。今歲朝覲之年。黜陟所關。尤爲重大。臣等以爲宜令撫按細心遴訪有司中清操絕俗者。拔置卓異之首。以備朝廷擢用。則清官愈知所勸。而不肖者亦知所改。至於司道推知卓異者。皆有內陞之例。知府係守土之官。臨民最切。從來未有內陞。臣等以爲各省大計。卓異知府中。似宜特拔一二人。擬內陞以示鼓勸。

一、朝廷所重。在戶口地畝。每遇朝覲之年。自當詳造清册。送部院察核。而從前疆宇初定。朝覲未有清册。今仍不造册送核。於朝覲之義謂何。請敕下各直省。今歲朝覲。務造地丁簡明文册。有無開墾生聚。以憑部院察核。與官評互相考校。如有地畝全無開墾。戶口全無生聚。而冒開循卓者。察出糾參。

一、朝覲及巡方糾劾不肖官員。原以懲汰不肖。期於大法小廉。撫安百姓也。臣等聞明末官評夙弊。撫按及布按兩司入覲。每於賢否册揭造定。或受囑託。或受打點。抽換册揭。或先未入薦。旋復入薦。今若有前項弊病。宜令撫按互相覺察。以肅吏治。

一、有丁供差。有地納糧。今天下僧道。既已出家遊食。躲避差徭。乃寺觀中多有累年官民人等施捨田地。或係僧尼道士用錢置買。雖亦有納糧者。其中將糧額句除。不行上納甚多。以致民間錢糧上納甚重。大

非法紀。合請敕下該部。通察天下。凡係寺院菴觀耕種熟地。有徵糧者。准其照舊耕種。無徵糧者。盡照民地徵糧。不許隱佔冒免句除。若有抗阻不納錢糧者。依律嚴治。勒令還俗。

一。今驛遞煩苦。馬倒夫逃。有司料理不前。每至自盡情實可傷。然驛遞倒塌。雖差使煩難。亦因協濟錢糧不前。協濟錢糧州縣。不肯按時交納。又加有司拖欠扣剋。驛遞焉得不困。況解部錢糧。降罰甚嚴。尙且拖欠。何況驛遞外用錢糧。雖云拖欠者令撫按糾參。然糾參者少。臣等竊思驛遞州縣。亦有錢糧。今乃將本縣地畝錢糧解部。卻撥傍縣錢糧協濟。實爲煩擾。難濟其急。莫如令有驛遞州縣。即將本地錢糧支用。餘賸者解部。不足者撥補。其傍縣協濟銀兩。改充解部。如此而驛遞錢糧。省催討之煩。清扣剋之弊。得以實在支用。不致馬倒夫逃、有司困弊矣。聞山西省已有此例。官民稱便。似宜通行天下。以蘇驛遞積困者也。

以上各款。如有可採。伏冀睿鑒施行。

條議朝覲考察之例疏

竊惟三年大計。所以進賢退不肖。乂安天下之要典。節年舉行。雖有成案。諸臣條議。亦經議覆。然事理尙有未詳。規則尙有未備。則無以清夙弊而示官守。臣駑駘下乘。本不堪供驅策。荷蒙皇上任使。敢不熟思審處。以求有助治安之化。謹具條議於左。

一、舊制。天下府縣官吏。無不來朝。我朝因天下初定。只令藩臬道廳等官來朝。所以省煩擾。恤民力也。但今江南財賦不清。責在藩司。若來朝。則道途往返半年。錢糧蒙溷益甚。除各省藩臬朝覲自有例外。臣以

江南藩司應免其朝覲。務將前項未清。勒限察結。如不能清理者。卽治以應得之罪。其各府推官。事關刑名。若令之朝覲。則問刑必委他官。而人命強盜一切重情。以代庖而苟且塞責者多矣。亦宜免其朝覲。令同知通判等官來朝可也。至於典史幺麽小吏。臣於十三年春。曾同部院諸臣管理大計。見浙江一省。典史來者甚多。而餘省無一至者。大非畫一之例。相應一概免其入覲。以省往來奔走無益之費。

一、舊例。次年朝覲。俱限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今此限期業經舉行。惟是封門閱册。未有定規。引見回任。俱無定日。以致久住長安。有狐裘蒙茸之嘆。且任內公事。稽誤必多。臣以爲各官限十二月二十五日到齊。如有後期者。鴻臚寺卽行察參。其封門日期。考功司郎中、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定於開印之次日。約同封門詳閱。閱完之日。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再加察看。具疏奏聞。其引見日期。似亦不得過二月初旬。旣見之後。卽給水程。星夜就道。如回任違限官員。仍聽撫按查參。

一、大計貪酷官員。已經題明露章之後。卽行羈候。但卓異官員。從前陞轉不同。有內陞者。亦有外陞者。以故賢良未見超拔。人心無由奮激。臣以爲天下朝覲官。其卓異第一二員。卽應留註內陞。其餘應內陞者內陞。應外陞者。亦必超陞一級。或照會典。俱給誥敕。庶內外均平。大致大相懸絕。其知府內陞。品級考開載甚明。應否再行詳察。

一、來朝官員。衣服俱照品級花樣。務要新鮮潔淨。俱各自備腳力。不許馳驛。及指此爲由。科擾於民。此會典舊例也。應照舊申飭。但各官數千里跋涉。資斧何出。宜令撫按酌量道里遠近。官職大小。於缺官缺役

俸糧內支給。仍報部查銷。不許多支。

一、來朝官員。各陳地方民情利弊因革事宜。開送二司官。二司官取其可用者。類送吏部都察院看議奏請。此會典舊例也。今宜令有司開送二司。取其可用者疏聞。下各該衙門看議奏請。

一、來朝官員。俱在城外宿歇。不許進城拜見各衙門鑽營打點。如有鑽營打點及徇私受賄之徒。五城嚴行參究。若大猾奸棍。結黨成羣。劈空謂其少債。或詐稱代爲交結。如往歲光棍打詐江西藩司范登仕者。實繁有徒。宜敕五城一併緝拏參究。

一、天下官吏來朝。皇華驛路瞻視攸存。若有盜賊不戢。致長途惴懼。裹足失期。文武將吏。所司何事。若有此等。來朝官吏。卽向本處地方官投呈存案赴京。於考察完日。仍具呈部院。該管文武將吏。一併嚴加察處。

一、朝覲處分過官員。理難在地方久停。地方缺官。廢事必多。宜於考察放榜之後。不拘雙月。盡行補選赴任。

以上各款。臣謹臚列奏聞。伏乞睿鑒施行。

請發賑以救楚災疏

臣前閱邸報。見湖廣總督李廕祖題爲災出異常之變一疏。內稱漢陽、漢川、景陵、潛江、以及沔、監、江陵等處。水天一色。川原莫辨。百姓採取菱秕。鳩形鵠面。固已繪鄭俠之圖。而灑賈生之淚。然臣竊以爲稼穡漂

沒或留其殘喘以待有司設方救濟則人事之補益猶可救天災於萬一也續閱督臣題報災傷漂流人戶即江陵一邑查有地址名姓者共三千八百三十五名口其不知下落並行查未確者共計萬有餘戶爲從來未有之奇慘嗟乎楚民何困厄一至此耶臣聞古人有言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今茲楚民之災得非愁苦之極化爲災沴乎業奉睿旨著該督撫按同各地方官速圖多方拯恤務令得所然既漂沒者固已隨波流而葬於江魚之腹惟是淹沒遺黎若循尋常格套待查明分數方諭賑恤煢煢無告幾何不盡化爲白骨耶方今救之之方固不可一刻緩矣臣以爲蠲免租稅設法勸助固不待言而目前急務則惟楚省贖穀贖鍰盡發以給被災之民庶可起溝中之瘠而續將絕之命我皇上愛民若子久已上格天心諒不以楚民遠在江漢而稍屯其恩膏也然臣更有請焉常平倉之設原爲預備災荒春夏糶以濟農秋冬糴以還官生息愈多儲米愈廣昔宋淳熙年間曾下朱子社倉法於諸路而本朝十二年正月皇帝敕諭一款云常平倉之法米賤則增價以糴米貴則減價以糶明宣德年間巡撫周忱以蘇州知府況鍾多方儲積蘇州一府至六十餘萬民至今稱之煌煌上諭言猶在耳近來僅成故事雖報贖穀之册而春糶秋糴之法概未舉行是有司職業不修而以朝廷仁民之大政視爲不急之緩圖也請敕各直省撫按凡州縣存倉常平米每春夏米貴出糶秋冬米賤糴還其所生之息仍盡糴米貯倉每年終奏報生息數目其奉行有效者即列舉薦怠廢不修者嚴加參劾若遇水旱即以此賑濟如是而斂散有法凶荒有備可爲久遠之法本固邦寧庶不至遇災罪歲空貽仰屋之憂也臣敢因

楚災而並及之.